

内景，审讯室，现在

整个段落由眼睛、牌、轻叩的手指和嘴的大特写镜头组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双眼睛。其中一只带有淤伤，略微肿胀，但清澈依旧。

艾德：“斗三张”是一种简单的扑克牌游戏；只发三张牌，

不能换牌。如果你不看自己的牌，那就是“盲打”，只需下一半赌注。三张点数相同的牌最大：拿到的概率是425比1。其次是同花顺，你知道，就是花色相同，点数相连；然后是顺子、同花、对子，最后看手中最大的牌。有些迹象能够泄露天机，很有价值；我不打算透露给你们，因为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这些只能帮帮玩家，但不能造就高手。你们想玩吗？

渐隐，出片头字幕。

渐显。

艾德：你拿到了什么？

切入一双圆亮的眼睛，然后是他正翻过来的牌：露出了三张点数不相



文 / (英国) 盖 里奇  
译 / 潘源

连的红心。一手好牌。

艾德：顺子打败了我的对子。你的呢？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另一双兴奋的眼睛瞪大了。我们看到更多的牌：一组顺子翻了过来。

艾德：我这是给你们解释怎么玩这个游戏。赌神，你们都是赌神！

切至一小笔钱被手铲起的镜头。

艾德：好！你有现金？

渐隐。继续出字幕。

\* 原片名 (Lock, stock & Two Smoking Barrels) 直译为《枪栓、枪托和两根冒烟的枪管》。——译者

渐显。

艾德（拿起一大叠钱）：概率，小伙子们，你们必须记住概率。

响亮的关门声。切至一个刚进来的警察的广角镜头。然后我们发现，三个玩牌人中有两个是警察。他们站起来立正，满脸涨红，颇为尴尬。

瑟格：希望没有打断你们。舒服吗，艾德？

艾德：我四十八个小时没睡了，断了一打肋骨，觉得像要感冒，还有……

瑟格（打断他）：好了，好了，别以为我不想打发掉你；但在此之前，我得知出了什么事，孩子。

艾德：如果你觉得被蒙在鼓里，那我简直就是在黑洞中，漆黑一片。

渐隐。音乐起。

我们从黑暗中后拉，发现正坐在一支猎枪里面。枪管进一步后撤，然后，“砰”的一声巨响，“枪栓（LOCK）”、“枪托（STOCK）”的字幕被射向银幕上方。过了片刻，枪管从烟雾中浮现出来。一根冒着烟的枪管。

“砰！”片名的其他字母射了出来：“和两根冒烟的枪管（AND TWO SMOKING BARRELS）”加入到前面字幕中去。

外景，街道（闪回），白天

镜头拉开，我们看到一个穿着随意的精明男人，他正在街角卖香水和珠宝。一群人被他兜售瓶瓶罐罐的响亮叫卖声所吸引，聚拢过来。

贝肯：瞧瞧这些东西，它们从未

见光，无论日光、月光还是以色列可笑的煤气灯光，都没见过。如果你看不出它们的价值，那你今天根本就不是来买东西的，是偷东西的。拿个袋子，拿个袋子。昨晚我带了个袋子/婊子（“袋子”与“婊子”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bag*]。——译者）回家，我跟你说，她开的价可比十镑多多了。告诉我，我是不是卖得太便宜了。不是九十，不是八十，不是四十，减半，再减半，对了，十镑。不要以为这个盒子封着就是空的。只有承办丧事的人才卖空盒子，瞧瞧今天诸位的样子，我还不如带着卷尺做棺材呢，那或许赚得更多。

一个穿着入时，颇为热心的人（是艾德）挥着钱从人群后挤了进来。似乎迫不及待地想把钱花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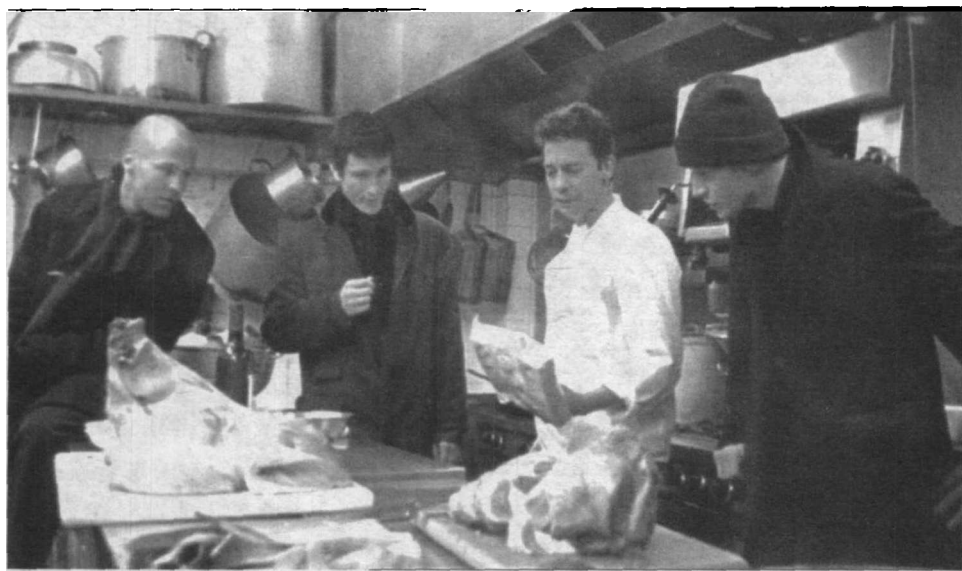
艾德：真便宜，从没听说过这么便宜的货。你说十镑？我出五镑。

贝肯：好的，先生。我给你包起来。（他的注意力转向其他人）请原谅，这位小姐，对不起先生，女士优先。

这使一个在看热闹、并未想买的游客颇为难堪。她意识到自己此时已成为注意的焦点，便慌忙在包里摸索，然后递上钱，好似这钱已被污染。其他人纷纷效仿。

艾德：买吧，你最好买吧，它们不是偷来的，只是没付钱。

这简直成了助燃剂。人们迫不及待地递上钱。正当生意热火朝天之时，第一个热心顾客发出一声警报，似乎不像先前装成的那样与卖主互不相识。



艾德：贝肯！

贝肯的表情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组快速的变焦镜头在艾德、贝肯和第三者（警察）的眼睛之间切换，显然这里有名堂。他们跑了：同以前干这勾当时一样，他们跑了。他们跑过小巷；艾德跳过几级台阶，定格。

贝肯（画外）：艾德跑得快，说得快，吃得快，玩牌快，但让他盯着条子，他就他妈的慢了。

艾德（画外）：管他叫贝肯，是因为他大部分年少时光都耗在警察局里，大家还以为他也是警察呢。但现在他是个大男孩了，该有所改变了。

切至艾德落地的镜头。他成功地跟警察拉开了一段距离。

**内景，食品店，早晨**

艾德来到食品店。我们见到了汤姆。汤姆正跟“希腊人”尼克说话。

汤姆：你在说什么呢？我很瘦哇，伙计。

尼克：当然。好了，艾德。

艾德：“希腊人”尼克，幸会。汤姆，吃什么呢？

汤姆研究着自己的肚子，露出困惑的表情。

汤姆：好了，两位到我的办公室来。

**内景，食品店的储藏室，白天**

他们费力地穿过一堆摆放凌乱的箱子。

尼克（赞叹地用手指触摸其中一个箱子）：你说它值多少钱，汤姆？

汤姆：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尼克。

尼克：包括扩音器？

汤姆：你知道不包括扩音器。

**内景，餐馆厨房，下午**

汤姆和艾德费力地穿过一片忙碌景象的设备齐全的厨房。显然，这是一个时髦而正当的生意。他们在一个制服上沾着血迹的人面前站住：他像是厨师

长：我们见到了“肥皂”。

汤姆：近来怎么样？

“肥皂”：你这个贪心的白痴！我再也不跟你买水果了，汤姆。那叫新鲜？你的水果里那种毛茸茸的带甲壳的小东西比果肉还多。你应该开肉铺，而不是卖水果。

汤姆：如果你从该死的加德满都进货，就不要介意你的水果在途中带上几个旅客——别提这些了，钱呢？

“肥皂”：别碰我的汤！

慢镜头。

“肥皂”从自己坐的位置下面拖出一个袋子。

汤姆（画外）：“肥皂”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不愿染指任何非法勾当。他以自己的工作为荣，更以其合法性为傲。

贝肯（画外）：他是一个刺儿头，但比谁都有脑子，只是他不知道这一点。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慢镜头结束。

艾德瞧瞧袋子里的东西。

艾德：你确定拿得出两万五千镑吗？

“肥皂”：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只要有收益，我当然拿得出，你是这个意思吧。你从胖子和贝肯那儿拿到其余的钱了吗？

汤姆困惑地看着他。

汤姆：谁是“胖子”？

艾德：贝肯、胖子和我的钱都出了，现在该给哈利打电话了。

内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白天

一个面容严厉、年约五旬的人坐在一张大古董桌后面。桌子上，一把短柄斧插在一块木头上，样子颇似法官的判槌。显然，哈里在经营性游戏用品。假阳具、打屁股板等东西咄咄逼人地散放着。后面放着一柜子漂亮的猎枪。银幕一分为二，一部分表现打电话的艾德和在旁偷听的朋友们，另一部分是“短柄斧”哈利，他一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放在猎枪上。

“短柄斧”：都弄到了吗？

内景，厨房，白天

艾德：十万镑。

“短柄斧”哈利的定格。

汤姆（画外）：你瞧，要在这张赌桌旁混个位置可不容易；赌金不可低于十万，想加入的又不乏其人。

艾德（画外）：决定你能否入局的就是这个人——哈利。某些人——包括他自己——喜欢叫他“短柄斧”哈利。

“短柄斧”的定格结束。

“短柄斧”：好，如果弄到手了，那就没问题。现在，我得挂了……

电话被“砰”地挂断。

“短柄斧”的镜头。

“肥皂”（画外）：当这个老杂种不玩牌时，他就去追那成千上万的债务，都是那些倒霉蛋因各种原因欠他的。

贝肯（画外）：在哈利的铁石心肠中，性、下流玩意儿和古董枪都是高

深而高贵的。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短柄斧”的定格结束。

“短柄斧”：这个艾德到底是何方神圣？

镜头转向坐在“短柄斧”对面的一个外表凶恶的大块头。这是“施洗者”巴利。

巴利的定格。

艾德（画外）：“短柄斧”有个同伙，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施洗者”巴利。

贝肯（画外）：之所以管他叫“施洗者”，是因为他专门为“短柄斧”用水淹人。

汤姆（画外）：但他需要他，因为他在追讨欠债和保护生意方面很在行。

巴利的定格结束。

巴利：艾德让很多赌博高手双膝发抖。那小子天赋异禀，似乎能一眼看穿牌，出老千……

“短柄斧”（打断他）：好吧，好吧，这么说他还不错。

巴利：不止是“不错”，他简直就是他妈的债主。

“短柄斧”：他从哪儿弄来的十万镑？

巴利：他有几个铁哥们儿，他们帮他筹的。

“短柄斧”：杰狄是他老爸，整个产业都是他的？

巴利：没有贷款，没有负债，妈了个巴子的……别担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

“短柄斧”：好，现在你去掌控这件事。

克利斯蒂拍卖行精美的宣传册中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董枪的照片被推到巴利的面前。

“短柄斧”：看来阿普尔顿·斯迈思爵士没钱了，连这些小美人都拍卖了，但我不打算付二十五万镑去买，你知道我的意思，巴利。我的一个合伙人把这些小可爱所在的地址和位置告诉了我。要确保我们能拿到枪柜子里的所有东西。我不管你找谁下手，只要不是白痴就行。别告诉他们这东西值多少钱。

（改变了话题）呃！等等，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我们能卖几百镑。

他拿出一个打屁股板。

巴利：呃，很不错。那是干什么用的？

“短柄斧”：别跟我装傻，巴利。当然是打屁股用的！

打屁股板被使劲地拍在桌上：

“啪！”

内景，刑讯室，白天

我们见到道格。道格是个可怕的人。他身高体壮，令人生畏。施虐是他的强项。镜头从他身上切至“啪”地猛击高尔夫球的画面。道格露出一张暴虐成性、带着可怖的愉悦的面孔。

道格：这是个狗咬狗的世界，小子们，我的牙可比你们的大。

我们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用电工胶布倒吊在半空的人。一个橘子塞在他的口中。道格站在另一个人的胸上，一个球座插在此人牙间，道格从这里向另

外那个倒霉蛋发射高尔夫球。这个倒吊着的人叫戈登。另外那个叫斯里克。戈登胡乱地点着头，表示已做出决定。

道格(对普兰克说)：你的朋友好像要说点什么。(顿了一下)也许没有；或许我该再打一记确定一下。

戈登发出了痛苦的、模糊不清的尖叫声。当高尔夫球“砰”地打向戈登时，嘴中插着球座的斯里克恐惧地闭上双眼。

道格：对了，戈登，你是不是有话要告诉我们？

戈登嘴里的橘子被拿开。

戈登(迫不及待地说道)：在厨房，地板下面……

斯里克：闭嘴，你这个白痴……

道格抡起高尔夫球杆向斯里克的下巴打去，将他击晕。

道格：继续说。

戈登：在厕所，去拉马桶下面的渔线。上帝呀，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我放下来。

普兰克：噢，道格！……我想你该瞧瞧这个！

普兰克拿着一堆毒品和现金回来。戈登开始尖叫。道格拿起一个磨刀用的钢锉掷了过去。“铛！”一片寂静。普兰克的脸扭曲起来。

普兰克：噢，道格！

外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傍晚

艾德、贝肯、“肥皂”和汤姆把车停靠在楼外。他们下车时，正好经过也刚刚停好车的普兰克和约翰。双方互未理睬，各自走进自家房门。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夜晚

贝肯将一摞钱放在桌上。其他人在吃饭，汤姆一直厌恶地盯着自己的盘子。

贝肯：我、汤姆、“肥皂”和你各出两万五；刚好十万镑。你不必数了。

艾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是想数。

汤姆(仍在吃)：所以，根据以往经验，每人投资两万五，合理的收益应该在十二万镑左右。

“肥皂”：那是乐观的看法。

汤姆：不管怎样，还是够你去上烹饪课的。

“肥皂”：你并不好笑，汤姆；你很胖，看上去应该好笑，但并没有。

汤姆并未超重，事实刚好相反。他研究着自己，看是否多长出了些什么。

汤姆：胖？你管这叫胖？这些关于肥胖的笑话是怎么回事？

灯在汤姆头上晃动，冒出一些火花。出于自保的本能，他猛然蜷缩起来。

汤姆：天哪！这儿真不错，是不是！头上跑火车，墙都要塌了……你们他妈的干吗要搬进来？

艾德：因为这儿便宜。

贝肯：还有，没人愿意住在我们的邻居的隔壁。你知道，他们有点反社会。

贝肯示意汤姆来到一个嵌在墙壁中的壁橱前。

汤姆：你是什么意思？

艾德：他是说，他们都是些毛贼。

贝肯：我是说，当他们不去小偷小摸时，就去抢那些倒霉蛋辛苦弄来的毒品。

贝肯打开壁橱门，并将手指放在唇上示意安静。隔壁的声音马上大了起来。墙不太厚。

道格（画外）：不，你这个笨蛋，那是我的。

**内景，道格的房间，夜晚**

道格正在给他的手下分配一小叠钱和一些药丸。

道格：普兰克，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只要你找到好活儿，你的进账就会增加……现在还有问题吗？

他显然没有。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房间，夜晚**

汤姆冲贝肯皱起了眉头。

**外景，“大亨”健身房/日光浴室，夜晚**

我们见到大克利斯和小克利斯（12岁）。

大克利斯：他在里面多久了，儿子？

小克利斯：差不多二十分钟。

大克利斯：他孤身一人？

小克利斯：只带了个包。

大克利斯：我们去看看，如何？

**外景，“大亨”健身房/日光浴室，夜晚**

大克利斯：儿子，看看那个下面。

小克利斯朝一个日光浴床里看。

小克利斯：不是他，爸爸。

大克利斯：到那儿看看。

小克利斯瞥了一眼后回来，点头确认。

小克利斯：睡得像个婴儿。

大克利斯走过去，掀起日光浴床的盖子。

大克利斯：这是一个大功率的，是吗？

约翰·德里斯科的眼睛瞪大了。大克利斯使劲地将他上面的日光浴床盖砸下。

大克利斯：给你带来些坏消息，约翰。

约翰·德里斯科：他妈的什么！——

大克利斯再次将约翰上面的日光浴床盖砸下。

大克利斯：在我儿子面前把嘴巴放干净点儿。

约翰·德里斯科：耶稣基督！

大克利斯把此前的动作又重复了两次。

大克利斯：也不许亵渎神灵。现在，告诉我，约翰……

约翰·德里斯科：告诉你什么，克利斯？

一个男人打开日光浴室的房门。

日光浴室管理员：我说，你得等会儿。

小克利斯：我说，把门关上！

日光浴室管理员：你说什么？

大克利斯：他说把门关上！

大克利斯露出凶相。门关上了。

大克利斯：告诉我，约翰，当你手头有更要紧的事需要处理时，你怎么会专心晒太阳，尽管晒得很好看？

约翰·德里斯科：告诉哈利……

日光浴床盖再次“砰”地落下。

大克利斯：我允许你说话了吗？就凭你，得叫“哈利先生”……现在，别让我失望，好好说话。你可以说了。

约翰·德里斯科：再过几天我就能给哈利先生弄到钱了。我一直很忙，我差不多办到了。

大克利斯：儿子，去查查他的储物柜。

约翰·德里斯科：你能不能把日光浴床盖打开？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大克利斯：哦，好吧。

大克利斯掀起它，然后又猛地砸下。

大克利斯：现在，还想让我再打开它吗？

小克利斯熟练地数着他搜到的钱，他突然说道——

小克利斯：他可不穷。光是钱夹里就有五百六十镑……他妈的约翰，你总是揣着这么多钱到处走吗？

大克利斯脸上的表情为之一变。

大克利斯：哦！下次你要是再说粗话，小子，你可得小心着点儿！

小克利斯：对不起，爸爸。

大克利斯：好了，把其他的东西也装进去，儿子。约翰，你今天就穿塑料袋回家吧。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在

你的古铜色变淡之前，最好把钱还清。

大克利斯一拳把约翰打晕，然后调大日光浴床的计时器。

### 内景，杰狄的酒吧，夜晚

杰狄的酒吧是城里的一个不凡的去处，有漂亮女孩伺候男顾客。小伙子们靠在吧台上，眼睛盯着前方，一言不发。他们看上去很紧张。艾德打破了沉默。

艾德：我要去厕所。

他走开了。

汤姆：你跟我们说干吗？我只关心你是否休息得好。

“肥皂”：汤姆，你太紧张了。

汤姆：听着，宝贝，你要让那个家伙在玩牌之前休息好。那对我们都有好处。

杰狄（酒吧的主人，艾德的父亲）：都好吗，小伙子们？“肥皂”，一向可好？饭做得还好吧？我的那个儿子哪儿去了？

每听到一个问题时，小伙子们都试图回答，但只是张着嘴没说出话来，当一个漂亮妞儿（黛茜）穿过酒吧时，他们的嘴巴仍未合上。

### 内景，纨绔子弟的实验室，夜晚

切至一个为牟利而种植的小型、潮湿、人工照明的非法林带。一个人在抽大麻，他冲他的朋友扬起眉毛。两人分别是杰和查尔斯。他们发长及肩，留着小山羊胡，穿着实验室的工作服，下面几乎没穿什么。

杰（咳嗽）：你知道，查尔斯，这个种大麻的活儿越来越重了。我开始



觉得我们本来应该去当火箭科学家，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什么的。

一声号角响起（是门铃）。

查尔斯：该死，是谁？

内景，纨绔子弟的住处，夜晚

门打开了，是威利，他的胳膊下面夹着一大袋肥料。

威利：帮我一把，查尔斯，我快冒汗了。

一个声音从他们后面传来，是站在楼梯上的温斯顿，他缓缓走下来。

温斯顿：查尔斯，我们为什么要装这个铁门？

查尔斯顿了一下，耸了耸肩。

查尔斯：呃，为了安全。

温斯顿：没错，为了安全。那么，告诉我，查尔斯，如果我们他妈的不用它，那干吗要装？

查尔斯：哦，因为是威利，威利住这儿。

温斯顿：对，查尔斯，但你并不知道是威利，对不对？

威利：别紧张，温斯顿，是我，查尔斯知道是我，有什么问题吗？

温斯顿：问题是，威利，大部分时候查尔斯和你反应都不是很快，所以照我说的去做，把那个该死的铁门锁上。

门口的两个人被抢白了一通，看上去有些恼火，他们沉默了。温斯顿叹了口气，去看威利拿的东西。

温斯顿：你拿的是什么，威利？

威利：呃，是肥料。

温斯顿：六个小时前你出门去买

点钞机，现在却拿着两袋肥料回来。你有毛病吧，威利。

威利：我们需要肥料，温斯顿。

温斯顿：我们也需要他妈的点钞机，威利！我们星期四得去交钱，我可不想自己去数……如果非要去买那该死的肥料，你就不能小心点儿？

威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温斯顿：我的意思是，我们种的是大麻，而你看上去又他妈的实在不像该死的农夫，这就是我的意思，威利。

温斯顿转身走开。

内景，杰狄酒吧，夜晚

艾德回到酒吧去找汤姆、“肥皂”和贝肯，他们诧异地看着他。

汤姆（指着表）：该死，你在这儿干吗？

艾德：怎么了？

汤姆：呃，让我猜猜，我踢到你的屁股了？想想赌牌和“短柄斧”哈利吧。你应该去休息，伙计！

艾德的父亲走过来，艾德皱起眉头。他的父亲已听到最后一句话。

杰狄：你今晚跟哈利赌牌？

艾德（犹豫片刻）：别傻了，老爸。那种事我才不沾边呢。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夜晚

我们平静了一会儿。一段很酷的音乐正在播放。艾德现在衣冠楚楚，坐在扶手椅中。他的脸部特写：他一动不动，闭着双眼，像是睡着了。镜头慢慢顺着他的身体摇下，我们看到一只手。他正在熟练地切牌，手法完美。他很清醒，传来敲门声，他睁开眼睛。

**内景，杰狄的酒吧，夜晚**

几乎全裸的女孩正在绕着蓝色的竿子旋转，吸引着男人们的注意力。我们见到两个利物浦人——盖瑞和迪安。这两个利物浦人年近30，一个高大，一个矮小。盖瑞（那个小矮个儿）烫了一个“爆炸式”发型。他们带有浓重的利物浦口音，正在跟巴利（“短柄斧”的人）交谈。

盖瑞：枪？什么，就是用来射击的枪？

巴利：哦，你显然是个聪明人。没错，就是用来射击的枪……记得把枪柜子里的东西都拿来。柜子里装满了枪，我都要。把枪送来时我付你钱。柜子外面的东西你都可以拿，都归你了。

盖瑞（嘲讽地）：哦，那太感谢了。希望我们也能捞点好处。

巴利：那是座豪宅，当然有油水可捞。

迪安：比如什么呢？

巴利：比如古董。

迪安：古董？我们哪儿懂古董啊？我们专门抢邮局和偷汽车，哪儿懂古董啊？

巴利：很简单，看着越旧就越值钱。别再抱怨了，去动手吧。

盖瑞：那个家伙是谁？我们为谁干的？

巴利：你只要知道是为我干的就行了。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么多。

盖瑞：我懂了，就是只需知道基本信息的那种活，就像“詹姆斯·邦德”电影那样，是吧？

巴利：小心点儿，记住是谁给你的这份工作。

他们略显困惑地转了转眼珠。最后，巴利看了看表。

巴利：我走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完事后给我打电话。

他离开了，这两个利物浦人反感地目送着他。

盖瑞（对迪安说）：我讨厌这些南方佬。

巴利（往外走时自言自语）：该死的北方獬豸。

**外景，拳击俱乐部入口，夜晚**

艾德和小伙子们来之前显然用心打扮了一番。看门人将他们拦住。

看门人：邀请卡。

艾德：邀请卡？

看门人：对，邀请卡，就是印着你名字的漂亮的白色小纸片。

艾德：我倒是有十万张印着女王头像的漂亮小纸片。那行不行？

看门人：好吧，只许你进。其他人可以在隔壁的“萨摩亚·乔”等着。

艾德：“萨摩亚·乔”？你是说那家酒馆？等着……

看门人：少说废话，我的意思是，今晚除了打牌的人之外，小子，其他人都不许进。

**内景，拳击馆，夜晚**

艾德独自一人进入拳击馆，想到还得爬上拳击台，他蹙起了眉头。其他人已经坐好，正在数自己的钱，把它们换成筹码。艾德在唯一的空位上落座，迅速环视四周，特别是身后。

艾德：晚上好，弗雷泽、菲尔、唐，有点戏剧化，是不是？这意味着什么吗？

菲尔/唐：好了，艾德。很明显，是为了保险起见。

艾德：早知道我就把拳击手套带来了。

“短柄斧”：你一定是杰狄的儿子艾德吧。

艾德：没错，那你一定是哈利吧？抱歉，我不认识你的老爸。

“短柄斧”：没关系，孩子，如果你继续胡扯的话，很快就会见到他的。

一个金发碧眼、颇具魅力的赌牌管理员正在洗牌。

艾德：晚上好，塔尼娅，好久不见。

外景，“萨摩亚·乔”酒馆，夜晚

小伙子们正要走进酒馆，一个满身是火的人从门里冲出，后面跟着他的几个朋友，正试图帮他扑灭火焰。小伙子们有些震惊地看着。

汤姆：听说这儿的人有点粗野。

外景，豪华古宅，夜晚

利物浦人来到前门，打开他们的撬锁工具箱。

内景，“萨摩亚·乔”酒馆，夜晚

“肥皂”：这是个什么样的酒馆？

萨摩亚·乔：萨摩亚酒馆。还想知道什么？

贝肯（对方给他一杯怪异的、插满叶子的鸡尾酒）：那是什么？

萨摩亚·乔：鸡尾酒，你不是点了鸡尾酒吗。

贝肯：不，我是让你给我来杯提神的饮料。没想到你给我的是他妈的热带雨林。在那里面，你会爱上一只大猩猩的。

萨摩亚·乔：要是想喝啤酒，你就去酒馆。

贝肯：我以为这儿就是酒馆。

萨摩亚·乔：这儿是萨摩亚酒馆。

贝肯：好了，无论怎样，你能让你的人把电视声音调小一点儿吗？

萨摩亚·乔：你要是愿意就自己去跟他说，但我要是你，就不去惹他。

贝肯看着那个正在看电视的人——罗里·布雷克。

贝肯：对不起，能把电视声音调小一点儿吗？

罗里·布雷克：不。

他喝了一大口不知是什么东西，皱着眉瞪着贝肯。贝肯也瞪着他，“肥皂”打破僵局。

“肥皂”：英国对巴西的比赛，是吧？

内景，拳击馆，夜晚

赌台管理员：这是“斗三张”，先生们。三张“3”最大，其次是三个“A”，然后顺序下去，同花顺，顺子，同花，之后是对子。看牌打的人不能看不看牌打的人的牌，如果想看对家的牌，就得拿出双倍的赌注，不许出老

千，小伙子们，你们都了解规则，你们知道我不容许作弊。

弗雷泽：你穿的那叫什么衬衫，艾德？三百镑，看牌。

艾德：就是前面有纽扣，上面有领子的那种衬衫，弗雷泽。一百五十镑，不看牌。

唐：三百五十镑，看牌。

菲尔：不跟。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短柄斧”：三百五十镑，看牌。

弗雷泽：在伦敦，穿那种衬衫的只有你一个。三百五十镑，看牌。

艾德：不，弗雷泽，我是你在伦敦能有幸见到的唯一一个上等人。一百七十五镑，不看牌。

唐：四百镑，看牌。

“短柄斧”：四百镑，看牌。

弗雷泽：八百镑。喜欢吗，孩子？

艾德：我的膝盖不抖了，还撑得住。四百镑，不看牌。

**内景，拳击馆的更衣室，夜晚**

巴利坐在一堆汗巾中，拿出一个四英寸的监视器，把它打开，我们马上看到了牌桌。摄像机就安置在艾德背后的拳击柱上。巴利将焦点移近目标，停留在艾德脑后的位置，调整焦距去看艾德的牌，停顿片刻后重新调节焦距，因为艾德盖着牌打，没举起牌，巴利无可奈何。画面切至巴利的另一只手。他正在敲击一个遥控器的按钮。画面又切至哈利接收敲击信号的腿。

**内景，拳击馆，夜晚**

“短柄斧”：听着，碎嘴婆们，现在是在打牌，男人打牌。你们要想说悄悄话，就去他妈的美容院，所以闭上嘴，打牌。（戏剧性地停顿）我不跟。

弗雷泽：两千镑，看牌。

艾德：一千镑，不看牌。

唐：两千镑，看牌。

弗雷泽：僵局，呃？不跟。

艾德：两千镑，不看牌。

唐：你什么？

唐顿了一下，研究着艾德的表情，想找到一丝紧张的迹象。

唐：两千？你还在盲打呢。你的英国牛肉吃太多了吧，伙计，喝醉了？疯子。

“短柄斧”：得了，你玩不玩？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唐：他妈的，没错，我要玩。好了，三千镑。

赌台管理员：四千就要开了，你知道的。

我们能够感觉到艾德的自信。唐继续研究艾德额头，等待他冒出紧张的虚汗，但那里就像沙漠里的迪斯科舞厅一样干燥。

艾德：唐纳德，你会玩吗？我只下一半赌注，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手头是什么牌。现在要么玩，要么退出。

寂静。

**外景，街道，夜晚**

唐被扔到大街上，他尖叫着，咒骂着。

**外景，豪华古宅，夜晚**

利物浦人现已进入大宅，在大房子里摸索。

迪安：好了，盖瑞，我们可以互称“肯尼”，怎么样？

盖瑞：好的，肯尼。

迪安略显厌恶地看着盖瑞的装扮。他只用长丝袜遮住半张脸。一个性感的箍袜夹被改造成了做作的、带褶边的小胡子，但并未达到预期的威慑效果。头上还顶着那一大蓬头发。

迪安：你就不能把长袜再拉一拉吗，肯尼？

盖瑞：这个头型刚花了我五十英镑。（洋洋自得地用手理了理头发）如果你认为我会为两个老浑蛋毁了它，那你可就错了，肯尼。

**内景，拳击馆，夜晚**

音乐起。艾德、“短柄斧”和正在忙活着的巴利的蒙太奇镜头组接。艾德的赌注肯定已达二十五万英镑，但这场牌局已不在他的控制之中。有人在一些纸上签了字，是借条。

**内景，豪华古宅的卧室，夜晚**

迪安抱着一堆来复枪沿着走廊回来，进入大卧室。两个英国贵族被绑在床上。其中那位老先生每个脚趾间都缠着一些盖瑞认为适合点燃的薄纸，以便逼出更多信息。我们看到了阿普尔顿·斯迈思爵士夫妇——他们是温斯顿和黛茜的父母。

迪安：你在干什么，肯尼？

盖瑞正要点燃另一片薄纸。

盖瑞：逼他说出钱藏在哪儿了。

迪安：肯尼，你这个笨蛋，这些

人看上去像有钱吗？他们连新家具都买不起。我们枪都到手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就在这时，他们被一声枪响打断。老管家意外地出现在门口。他正举着跟他同样古老的古董枪（宣传册上的那对）。显然，他控制不好枪，后坐力使他仰面跌倒，第二枪射向天花板，老管家身上落了一层石灰。切至仰躺在地老管家的视点。迪安向下俯视。

迪安：你应该更小心一些，老家伙。你差点轰掉我朋友的头。你没事吧，肯尼？

切至浑身颤抖、目瞪口呆、被枪声震晕了的盖瑞。子弹穿过盖瑞蓬松头发的中央，剩下的头发冒着烟，形状酷似米老鼠的耳朵。惊愕使他无法作答。

迪安：肯尼？

**内景，拳击馆，夜晚**

艾德：一万，不看牌。

“短柄斧”感受着腿上接收到的信号。他看上去老谋深算。

**内景，拳击馆更衣室，夜晚**

巴利再次调焦搜索目标，但什么都看不到。

“短柄斧”：两万，看牌。

艾德看了看自己的牌：他有同花顺。

艾德：两万，看牌。

**内景，拳击馆更衣室，夜晚**

巴利松了一口气，敲入相关信息。

**内景，拳击馆，夜晚**

接收到信号后，“短柄斧”顿了



一下，然后……

“短柄斧”：我不跟了。

我们听到了唏嘘感叹之声。艾德眉头微蹙：这是一场古怪的牌局。他并未喜形于色，而是谨慎地回头瞟了一眼。看到并无不妥，便满意地揽过他赢来的钱。

“短柄斧”：钱别一下子都花了，孩子。

内景，拳击馆更衣室，夜晚

巴利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吓了一跳，四处摸索着寻找。

巴利：什么事？

内景，红色电话亭，夜晚

利物浦人在通话。遭受枪击的经历使盖瑞仍说不出话来。

迪安：我想你说过没有用人的，巴利！

巴利：你们把枪弄到手了？

迪安：你该看看他们对可怜的盖瑞做了什么。

盖瑞神情恍惚地从电话亭旁走过。显然，他已晕头转向了。

迪安：盖瑞，回车上去！

巴利对着电话皱起了眉头。

迪安：对，对，到手了。

巴利：好。我稍后再跟你们联系。

巴利关掉手机。迪安看着盖瑞，提高嗓门说话，就像对方是个聋子。

迪安：盖瑞，盖瑞，能听到我的话吗？我想我们现在最好还是回车上，好吗？

迪安举起手来示意他回车上。

内景，拳击馆，夜晚

赌注已大幅增加。弗雷泽看了看自己的牌，顿了一下。

艾德：两万，看牌。

菲尔：我的医生要是知道这儿发生的事，准得把我打得心脏病发作。我不跟了。

“短柄斧”：拿到好牌了，孩子？三万，该你了，艾德。

“短柄斧”不耐烦地望着门口。

艾德：五万。

“短柄斧”扫视艾德的额头，那里仍很干爽。

“短柄斧”：八万。

内景，拳击馆更衣室，夜晚

竭尽全力想看艾德牌的巴利颇感受挫，他不停地调着焦距。最后，艾德掀起牌的高度刚刚好。巴利努力着，嘿，成功了，他看到艾德的牌了！

艾德只有一对“6”。巴利开始兴奋地发信号。

内景，拳击馆，夜晚

艾德：十万。

弗雷泽：等等，伙计们，我知道……

“短柄斧”（打断他）：我知道

你不跟，没人在乎你知道什么。二十五万。

“短柄斧”和艾德仔细研究着对方，等待对方出现紧张的迹象。汗冒了出来。在艾德的额头有一个汗滴，这个汗滴充满了整个屏幕。镜头跟随这滴汗沿艾德眉脊摇下，最后出现一只连眨都不眨一下的大眼睛，就在这时，沉默被打破。

艾德：赌注加得真高，比我的十万还多十五万。

“短柄斧”：对……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艾德：你是知道的，这使我们陷入了尴尬境地。我的钱不够，没法继续了。

顿了一下。

赌台管理员：如果没人借钱给艾德让他继续玩，那我们就得开牌了。是借钱，还是开牌？

又陷入沉默。其余的人不是抓搔鼻子，就是查看指甲里并不存在的污垢。看来……

“短柄斧”（打断她）：我愿意。

艾德：你愿意什么？

“短柄斧”：我愿意借钱给你。

沉默。汗滴已流至艾德下巴底下，抖动了一秒钟，然后脱离艾德的下巴，慢慢滴落。我们追随着它那漫长而寂静的旅途。最后，它掉落在艾德的牌的背面，带着戏剧性的声响和状貌迸裂开来，象征这一令人堪忧的消息。

艾德：我想我宁愿开牌。

“短柄斧”：我对你宁愿怎样不感

兴趣。我想继续。我也可以借钱给你，所以我们没必要开牌，因为你可以借钱。

艾德：我需要二十五万。

“短柄斧”：不，你得要五十万才能跟我。

艾德此时汗如雨下。

艾德：那得看我是否要跟。

“短柄斧”：好，你打不下去了，对吧。

难熬的沉默。

赌台管理员：你还可以不跟。

艾德不喜欢这句话，她的声音里带有怜悯。透过眯缝的双眼，哈利目光锐利地盯着赌台管理员，赌台管理员是在给艾德台阶下。

艾德：我跟。

“短柄斧”：五十万？

艾德：除非你肯接受二十五镑。

“短柄斧”：你还有幽默感。那不是小数目，孩子。你还可以不跟。（顿了一下）好吧，在我把钱借给你之前，我是说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得在一周之内还钱，懂吗？礼拜天还钱，知道吗？

最后几个字在艾德（和我们）的脑海深处回响。他答应了，但此时已意识模糊。“短柄斧”翻开第一张牌，是“7”。艾德示意他继续。又是一个“7”，看上去他像是有三个“7”。然后，第三张牌，是一个“4”。反常的寂静。长时间沉默之后……

赌台管理员：就这样？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弗雷泽：他在虚张声势！

“短柄斧”看上去心满意足，且相当冷静。

“短柄斧”：让我们看看你那该死的牌。

“短柄斧”的牌并不惊人，所有的眼光都充满期待地落在艾德身上。镜头“嗖”的一声急推至艾德的瞳孔。他的瞳孔缩至针尖大小。他的世界从此永远地改变了。

艾德的定格。

艾德(画外)：我知道他在虚张声势，但不知怎么，这个牌桌上最烂的牌手用一对“7”就把我给耍了。跟这相比，我宁愿笑着承受棒球拍在我头上的一通乱砸。十分钟前，我拥有二十万镑，现在，我欠了五十万。

艾德的定格结束。

哈利走到艾德身边，对他耳语。

“短柄斧”：我知道大部分钱是你朋友筹的，所以都有份儿，我给你们一星期去弄钱。之后，要是不还钱，每过一天，我就剁掉你和你朋友的一根手指，等你们的手指都剁光了，然后怎样，谁知道呢？

艾德站起身。摇晃的慢镜头跟着他。他几乎站立不稳。他跌跌撞撞向门走去。哈利仍在后面说个不停。

哈利：生意归生意，我经营有道。我喜欢你老爸的杰狄酒吧，所以别自作聪明或偷懒。如果一周内不还钱，几个手指和一个酒吧就是我的了。

艾德蹒跚地走过大门，弯腰吐得满门秽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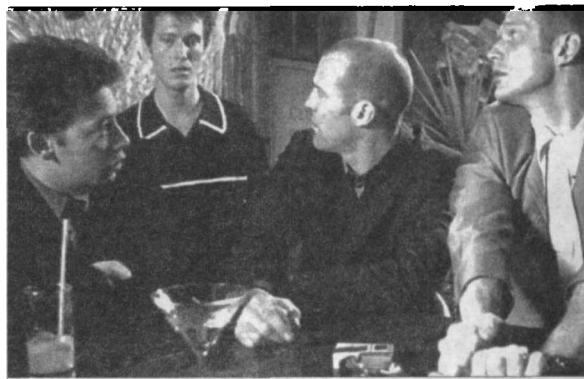
内景，“萨摩亚·乔”酒馆，夜晚

艾德走进酒吧。他的朋友们都睡着了。贝肯睁开了一只眼睛，看到艾德在清洗。

贝肯：看上去不太妙。

听到他的话，其他人也醒了。镜头在小伙子们及他们惊愕的表情间切换。

小伙子们震惊的定格镜头。



艾德(画外)：我解释了我们的不幸处境。一周之后哈利就要来数我们的手指了，因为他知道我自己不可能解决这么庞大的债务。哈利认为牌桌上的钱是我们一起凑的，所以债务也都有份儿。我虽然不愿承认，但我真想为这个想法亲这个老混蛋。如果我说想要独自承担这个债务，那是说谎。

小伙子们的定格结束。

艾德：听着，我宁愿他让我独自承担这个债务。

汤姆扔下自己的酒向艾德扑去。

汤姆：我要杀了他！

贝肯(拦住汤姆)：别闹了，汤姆，好好想想吧。我们该怎么办？

“肥皂”：哈利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赖账？



他们都看着“肥皂”，就像他疯了。

内景，“短柄斧”的办公室，夜晚

贝肯(画外)：我来给你讲讲“短柄斧”哈利的事。从前有这么个叫史密斯·鲁宾逊的怪人，他为哈利工作。谣传他接受了贿赂。哈利把史密斯叫来，让他解释。史密斯含糊其辞，哈利很快失去了耐性，他操起手边最近的东西，碰巧是一支十五英寸长的黑色橡胶假阳具。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把史密斯活活打死了。那种死法还算愉快……所以，如果你欠“短柄斧”哈利的钱，那就得还。

艾德：别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外景，街道，白天

看上去几乎要自杀的艾德两天没刮胡子了，他的眼睛几乎要消失在黑眼圈中。他沿街踉跄而行，一个口袋露出半截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他在杰狄酒吧外站住，望着入口，但决定还是不进为好。

内景，纨绔子弟的起居室，白天  
可笑的号角门铃响起。

杰：见鬼，那是谁。才12点。

温斯顿：用用那个铁门，它就是派这个用场的。

威利：是谁？

普兰克（远处）：普兰克，开门。

还是没用那个钢罩安全门。

普兰克：你们的货越来越出名了，知道吗，小伙子们。

格洛里亚一动不动地躺在椅子

中。普兰克向大家挥了挥手表示问候，然后准备坐下。他的姿势像要坐在便盆上，就在坐下去的一刹那，他意识到差点坐在女孩身上。

普兰克：天啊！没看到你。你好，亲爱的，你还开心吗？

格洛里亚没有反应。普兰克在她的脸前挥挥手，还是没有反应。普兰克环顾四周，寻求解释。

普兰克：她，呃，晕过去了？

温斯顿（没抬头）：你说呢？

普兰克凑近仔细端详女孩。

女孩：喔！

普兰克大吃一惊，向后跃去，碰翻了靠墙堆放的一架子鞋盒，鞋盒里满是五十镑一张的钞票。

普兰克：我的妈呀！

查尔斯颇为恼火，他看着威利，好像那是威利的错。

查尔斯：上帝啊。

威利：收拾干净，查尔斯。

查尔斯：该死，你收拾吧。

普兰克：对不起，伙计们，都怨那头愚蠢的母牛！

威利：别管她了，你能坐下吗，别在那儿碍手碍脚的。

温斯顿：总之，你想要多少？

普兰克（尽力显得对金钱无动于衷）：半公斤。

温斯顿：那要一千五百镑，威利，把秤拿过来。查尔斯，把大麻理好。可以看看你的钱吗？

内景，杰狄酒吧，白天

切至贝肯、“肥皂”和汤姆坐在

杰狄酒吧里谈话的镜头。他们的情况看上去比艾德好得多。

贝肯：赔率是一百比一，所以我们只需五千英镑。

“肥皂”：我宁可把我的钱押在三条腿的木马上。赔率之所以是一百比一，贝肯……那是因为它不会赢。那个满脑子主意的艾德哪儿去了？

贝肯：他醉得不省人事，已经两天了。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肥皂”：对我们的打击都很大。

贝肯：对，但他不得不去告诉他老爸，这个酒吧保不住了。

一直并未在听他们讲话的汤姆突然打断他们。

汤姆：听听这个。我们开一个公司，就叫“屁股迷同性恋情趣俱乐部”。在同性恋杂志上登广告，说要卖最新上市的插屁股假阳具，说它是，呃……是迄今为止最棒的假阳具，是最新奇、最伟大的性学科技。还有“保证有效、无效退款”之类的废话。这些假阳具每个卖二十五镑，物超所值。等他们把二十五镑的支票寄到一个名字寻常的公司，呃，比如“博比的比特”公司之类的。你把这些支票在银行放两个星期，直到兑现。之后，高明之处就在这儿，你用公司的真名“屁股迷同性恋情趣俱乐部”开一张二十五镑的支票寄回，说很抱歉，我们从美国已定不到货了，货已售罄。现在你会看到有多少人会去兑现这张支票，一个都没有，因为谁愿意自己的银行经理知道他除了用支

票付账，还喜欢玩屁股呢！

贝肯沉吟良久，考虑这个提议。

贝肯：你要等多久才能看到收益？

汤姆：大概不会超过四个星期。

贝肯：一个月？那么，我的朋友，那有屁用，我们在六天……不，五天之内就得筹到钱！

汤姆：嗯，总之这是一个好主意。

“肥皂”：听听这个……

内景，道格的住处，白天

我们看到一个后脑勺。

道格：你跟这些怪物熟吗？

普兰克：很熟。我向其中一个家伙买大麻已有两三年了。

道格：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普兰克：喔，四个小毛头，不是什么狠角色，弱不禁风。

内景，杰狄酒吧，白天

“肥皂”刚讲完他的筹钱建议。

“肥皂”：这样，你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钱留下。

沉默。贝肯和汤姆皱着眉头看着“肥皂”。

汤姆：我一生中听过一些很蠢的点子，你的点子反倒让我觉得贝肯的主意还算有点创意。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艾德在家门口摸索着掏钥匙。他像还魂的尸体一般走进房间，脱下外套，打开壁橱门，将外套挂起来（外套马上又从挂钩上滑落下来）。他瘫坐在地板上。此时，壁橱门是开着的，他能

清楚地听到隔壁的谈话。镜头慢慢推向艾德。

普兰克：他们整天穿着可笑的嬉皮服晃来晃去，满口胡话。他们唯一拿手的就是种大麻，仅此而已，生意越做越大，连他们自己都吃不消了。

内景，杰狄酒吧，白天

“肥皂”：如果你他妈的聪明，那为什么不出个主意？

贝肯：我在想呢，我在想。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道格（画外）：听着，如果他们把现金放在鞋盒里，又有大量的上等大麻，那他们就不会都那么蠢，你不认为其中还有有头脑的吗？

镜头推至大特写：艾德的头歪成一个令人同情的角度。听到这儿，他的头立即正了过来，黑色的眼睛瞪大了。

内景，道格的住处，白天

道格：安全措施如何？

普兰克：进去时有个铁门，但从不上锁。

道格：那是什么意思，从不上锁？那他们装它干嘛？

普兰克：我去那儿都不下五十次了，从未上锁。他们毫无戒心。去那儿买货的人都是有钱人。他们相信“我不犯人，人不犯我”那套鬼话。

道格：他们会查出是你搞的鬼吗？

普兰克：即便查出来，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胆小如鼠，手无缚鸡之力，都是些没种的同性恋。

内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

室，白天

巴利和哈利正在谈话。哈利在擦枪。枪的外观与那把古董枪大不相同。

“短柄斧”：大克利斯在路上吗？

巴利：马上就到。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哈利。对克利斯而言，那是一大笔钱。我不相信他会把它带来。

“短柄斧”的话与大克利斯的镜头相重叠，大克利斯和小克利斯正走上“短柄斧”的楼梯。

内景，“短柄斧”哈利办公室外的楼梯，白天

“短柄斧”（画外）：你了解他多少，嗯？你交给大克利斯一个差事，不管有什么障碍，他都能搞定。他爸过去就是收债的，他爸的爸也是，他要是死了，还有那个魔鬼儿子。就好像上帝本人要他们永远收债似的，要是死神欠了债，他甚至敢亲自去敲死神的门。但他一生中从不顺手牵羊，像箭一样直，像弓一样硬。如果你匿下十元钱，他就会想尽办法找到你……只有一个问题，他很不稳定，脾气就像出轨的火车，心狠手辣。上帝保佑，谁都别碰那个孩子，但我不是说那个孩子需要保护。

大克利斯走上楼梯，敲门。

内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白天

大克利斯在“短柄斧”面前坐下，巴利在克利斯身后。

“短柄斧”：喝点儿什么？

巴利：你好，孩子，要棒棒糖吗？

小克利斯：滚一边去！

大克利斯：喂，讲话小心点儿！  
不，谢谢，哈利，不用了。枪不错。

“短柄斧”：喜欢吗？一对枪中的一支，“荷兰与荷兰”公司产的。来，想不想拿拿看？

大克利斯：不了，我不玩枪，谢了，哈利。生意好吗？我猜这是我来的原因。

哈利把枪靠在桌子一侧，坐了下来，弯腰把桌上所有那些性用具扫开，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话。

“短柄斧”：现在我要你忘掉所有其他的债务，有一条更新鲜的鱼要炸！

大克利斯：接着说。

“短柄斧”：先处理这件事。四个小毛头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他们欠了我五十万。

小克利斯：多少？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夜晚**

汤姆、贝肯和“肥皂”坐在艾德面前，艾德好像正要发表一篇演讲。

汤姆：说什么废话？你跟老爷子说了吗？

艾德：我希望没这必要。我有一个计划，注意听好。

**内景，纨绔子弟的起居室，夜晚**

温斯顿：瞧，他支持我们。那意味着他投钱进来，期待有所收获。即便不是经济学家，你也能看出这一点来。

杰：他或许认为我们吸掉了很多大麻，所以降低了利润，但他想不到我们攒了多少现金。我们可以揩点油。

温斯顿：你们该知道这家伙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该死的疯子。如果他得到一点我们揩油的风声，你，还有他妈的我，就会尝到刀刃的滋味了。

查尔斯：好了，我们只是为了赚钱，管它怎么来的。

电话铃响了，温斯顿拿起听筒。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温斯顿：你好。

黛茜（很不安）：温斯顿吗？

温斯顿：是。

黛茜：我是黛茜。

温斯顿：我知道是你。出什么事了？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夜晚**

情况已介绍完毕。每个人都在皱眉沉思。沉默片刻。

“肥皂”：嗯，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艾德：袭击这些浑蛋。

这话需要消化。沉默。

艾德：我知道听上去有点儿粗暴，但这并不是在干违法的勾当。

贝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艾德：他们不能去报警，说他们所有的毒品和赃款都被劫了，是吧？

汤姆：这些家伙有多狠？

艾德：看上去不太狠。

“肥皂”：希特勒看上去也不太狠。

艾德：好吧，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陷入了困境，而这是救命稻草。如果你们能想出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愿闻其详。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明白吗？

大家陷入沉默。

贝肯：我参加。

汤姆：我也是。

“肥皂”：哦，天哪！

艾德：好，他们一回来，我们就袭击他们。我们做好准备，等着他们。

（声音降低了一些）他们有武器。

沉默片刻。

“肥皂”：什么，有武器？你是什么意思，有武器？什么样的武器？

艾德：呃，口臭，脏话和鸡毛掸子！……你认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武器？当然是枪，你这个傻瓜！

“肥皂”：枪！你从没提到过他们有枪。刚才还说万无一失，现在竟变成了军火大战……

艾德：上帝呀，“肥皂”，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我都考虑过了，还有……

“肥皂”：到底还有什么？

艾德：还有，我们只需查出枪在谁身上。

“肥皂”：在谁身上。说不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

艾德：不，他们动手时只有一人身上有枪。所以我想回来时也是一样。

“肥皂”：哦，你想，是吗？他们不是说“假想是失败之兄”吗？

汤姆：是“失败之母”，笨蛋！

“肥皂”：嗯，对不起，管它是“之兄”，“之母”，还是别的狗屁，还不都一样，他们他妈的还是有枪，他

们他妈的还是能开枪！

艾德：“肥皂”，如果你有更高明的点子能在五天之内筹到五十万镑，那就告诉我们……同时，汤姆，你去跟尼克谈谈把大麻卖掉的计划。

内景，杰狄酒吧，夜晚

汤姆和尼克正在一个角落玩吃角子老虎机。

尼克：大麻？

汤姆：不是一般的大麻。这可是他妈的上等货。我想都不敢想，更别提卖了。

尼克：听上去不是个好主意。

汤姆：我觉得也是，但这要看是什么买卖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尼克：你得弄到样品，汤姆。

汤姆：没门儿。

尼克：“没门儿”在哪儿？加德满都附近？那在半路等我，伙计。

汤姆：听着，这简直就是端上桌的鸡汤。

尼克：是什么？

汤姆：圣诞节的犹太教美食。

尼克（翻了翻眼珠）：犹太人不过圣诞节，汤姆。

汤姆：现在甭管它了。我还需要一些枪械，你知道，两支锯短的猎枪。

尼克：活见鬼，汤姆！这有点为难。这是在伦敦，不是黎巴嫩。你以为我是谁？

汤姆：我想你是“希腊人”尼克。

内景，罗里·布雷克的办公室，白天

20世纪70年代的爵士乐和足球比赛的噪音充斥整个房间。我们看到了罗里·布雷克。罗里是一个穿着入时、样子很酷的黑人。在谋生方面，他有自己的哲学。然而，他手下的消息却不那么灵通。罗里让“希腊人”尼克在他面前坐下。

罗里：尼克，一般来说，我是不碰大麻的，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么好，我就每公斤付三千五，但要真那么好才行。我不需要看样品，也不需要试样品。我让这儿的内森跟你谈，他会跟你把细节搞清楚，但我得把话说清楚，如果牛奶是酸的，我可不是能把它喝下去的小猫咪。明白我的意思吗？

内景，拱形建筑下的汽车修理间，白天

利物浦人正将上次到手的所有猎枪移交给巴利和他的助手。为了掩盖老管家那次意外出击造成的后果，迪安把头型弄得颇为复杂。看到他的新造型，巴利蹙起了眉头。

巴利：你的头发就该是这样的吗？

盖瑞没理会他的问题。

迪安：下次再干这种活，我们得多收钱，否则我们就回去抢邮局，偷汽车。

巴利：其他的呢？

巴利关切地寻找着古董枪。

迪安：没其他的了。

巴利：现在别闹了。其他的呢，那些旧的？

迪安：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巴利（极为严肃）：那儿有两支旧枪，它们在哪儿？

迪安：枪柜里没有。那个管家倒是拿着两支旧猎枪，但那枪是我们的，我们已经卖了！

巴利：噢，你们最好把它们拿回来，马上。

迪安：它们……

巴利（打断他的话）：我他妈的才不管呢。（吼叫）如果你们不想去数你们被剁下的手指，或是下地狱，我建议你们拿回那些枪，快去。

内景，货车的后厢，白天

我们面对的是尼克硕大的屁股。尼克正从包裹中拿出两根长长的东西：古董枪。

汤姆：上帝，如果把它们拿起来，它们会不会散开呀？你从哪儿弄来的？

尼克：我自有门路。听着，汤姆，如果你用它们对着我，我会吓个半死，或是乖乖听命。无论怎样，你都能获得理想效果。

汤姆：我同意，它们看上去不错……但不太适合作案，是吧？搞不好还会遭人耻笑。这枪多少钱？

尼克：每支七百镑。

汤姆：什么，每镑代表一个年头吗？我知道它们是古董，但我不能付古董的价。（顿了一下）而且它们还有点长，是吧？

尼克：锯短的卖完了，汤姆，最近人们喜欢射程远一点的枪。

汤姆：射程？我无意伤人，但也

不希望别人伤害我。我他妈的只想看上去狠一点儿。

尼克：你当然会看上去够狠，汤姆，你会显得穷凶极恶。

汤姆：好了，我们先甭说它了。那些卖毒品的人呢？

尼克：罗里·布雷克已经准备就绪了。汤姆，我的孩子，这回你可要大捞一笔了。

**内景，杰狄酒吧，夜晚**

我们直面杰狄惊呆了的脸。他把一个空酒杯轻轻放在吧台上。

“短柄斧”：我知道你有点震惊，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爸爸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注：在完成片中是大克利斯）

顿了一下。摄影机旋转一圈，露出了“短柄斧”和“施洗者”巴利。

杰狄：请说。

“短柄斧”：我喜欢你的酒吧。

杰狄：是吗？

“短柄斧”：我想要你的酒吧。

杰狄：怎样？

“短柄斧”：难道要我画个示意图给你看吗？

杰狄：哈利，那小子四六不分，或是分不清你和骗子的区别。这个酒吧是我的，与他无关。

“短柄斧”：什么，我会管这些？别忘了，你本来有机会保住你儿子的命的。

杰狄：由于你的名声，我会注意我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去你妈的吧，哈利！

巴利做出一个假装害怕的表情，用手捂住胸口。

“短柄斧”：噢，杰狄，小心点儿，你会令巴利心脏病发作的。

镜头急推至哈利的眼睛，他的瞳孔收缩，看上去很凶狠。

“短柄斧”：我会认为你这么说是因为惊吓过度，但仅此一次，就这一次我放你一马。你儿子还剩三天去筹那五十万，但想好哪个更重要：你儿子，还是酒吧。

慢动作特写镜头：酒杯猛地被放下了。这证明他并非虚言恫吓。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贝肯对着壁橱上的洞装配了一个扩音器，扩音器还连着一堆乱糟糟的录音设备。屋里的灯还是忽明忽暗。对话刚开始时镜头对着戴着耳机的贝肯，从第二句话开始，镜头切至道格的画面。

**内景，道格的住处，白天**

普兰克：没什么可担心的，会很容易的。

道格：在我一生中，没什么容易的，如果你认为这很容易，你就是个傻瓜，虽然它比大部分事情容易，但也不容易。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坐着的贝肯旁边有一个电水壶，它欢快地冒着水蒸气，但一种恼人的噪音开始从插座处发出。贝肯本能地做好准备——“砰！”他消失在黑暗中。

**内景，道格的住处，白天**

“砰”的声音吓了他们一跳！道格狐疑地望着那面墙，打断了话头，之

后又继续。

道格：隔壁那些白痴干什么呢？（指着保罗）我们用你的货车。这个地方有楼梯，所以我们会暴露的。普兰克先上去。那儿有个铁门但从不上锁，对吗，普兰克？

普兰克：从不上锁。

道格：最好他妈的不上锁。等他一切就绪，就把我们放进去。他们要是为难我们，就开枪，吓唬他们，塞住他们的嘴。我想这些笨蛋也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但像所有那些牛仔一样，他们身边可能会有武器。得手后我们直接回这儿。那时天已经黑了，卸货后就大功告成了，都懂了吗？

所有人：懂了。

道格：好，明早8点行动。这些小子显然得在床上躺到中午，风险小，我喜欢。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贝肯此时用烛光照明。

贝肯：天哪。

道格（画外）：所以今晚不要浪费时间。我们明早8点出发，好吗？

艾德：什么？

贝肯：明早行动。现在到这儿来。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夜晚

“肥皂”（难以置信地）：你从哪儿弄来的，博物馆？

汤姆：“希腊人”尼克弄来的。

贝肯：你付了多少钱？

汤姆：两支七百镑。

“肥皂”：希望是用希腊币付

的。我觉得还不如拿根鸡腿更安全些。这枪有害无益。

贝肯：天哪，汤姆，它们能用吗？

汤姆：我不知道，但它们看起来很漂亮，我相当喜欢。

艾德：最重要的是，它们看起来有多好。

“肥皂”：碎嘴婆们，麻烦你们言归正传。我们只有两把真枪……就这两把。我们在隔壁找个地方躲起来，时机成熟就一拥而上，要显得凶恶可怕，先用电工胶带把他们捆起来，之后抢他们的货车，把大麻转移到另一辆货车上运回这儿来。只要我们从躲藏处飞快地跳出来，就能攻其不备。如果汤姆和其他人想要踢他们几脚，我想也无伤大雅。给他们吃点儿苦头要不了他们的命，（想了想）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还有，我觉得带刀是个好主意，你知道，带他妈一把锃光瓦亮的大刀，就是看上去能剥鳄鱼皮的那种。刀比较好，因为它们不会发出声音，越安静就越好用。那会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也使我们看上去很专业。

大家狐疑地看着“肥皂”。片刻的沉默。

汤姆：“肥皂”，你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贝肯：我真不知道哪个更让人担心，这个差事，还是你的过去？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早晨

艾德和贝肯等人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从窗帘缝隙向外张望。他们正在观



察道格一伙出发的过程。这些人打扮得就像烤肉店的伙计。

“肥皂”：他们到底去哪儿？去宰羊吗？我还以为他们是去抢劫呢。

艾德：他们哪儿弄的那套行头？我们的也像那样吗，汤姆？

汤姆：嗯，不太像。

内景，道格的住处/货车，早晨  
道格和他的手下正在装货。

内景，纨绔子弟的起居室，早晨  
切至纨绔子弟们。他们已经起床，并且非常清醒。今天是交钱的日子，所以他们比较警惕。有很多事要做。

温斯顿：快点，你们这些懒蛋。已经起来两小时了，现在应该有点成绩了。大麻和钱必须在12点之前运走。

（门铃响了）那是谁？杰，看你再敢不锁铁门就开大门。我是认真的，先看看是谁。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前门，白天

杰（对着门口提高了嗓门）：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普兰克：好了，我是普兰克。是威利吗？

杰：不，他不在。出去了。

普兰克：噢，也许你能帮忙？

杰：嗯，也许不能，普兰克，你知道我的意思。

普兰克：瞧，你能开门吗？这样我就不用大喊大叫的了。

杰：恕难从命，普兰克。

普兰克：我想你会发现这对你们

有好处。

内景，纨绔子弟的起居室，白天

杰：等等，好吗。（冲里面小声说）瞧，威利，普兰克在外面要见你，他说对我们有好处。

温斯顿：我才不管他是国王还是金刚，不准进，今天不行。

威利：等等，如果我说错了就请纠正，我们在做生意，而那不是生意吗？

杰：错了，那是个麻烦，不惹也罢。

威利：天哪，他没问题的。他现在总是成批买货，所以我们至少能赚几千镑，就最后一次。

杰：你怎么看，温斯顿？

沉默片刻。

温斯顿：威利，下不为例，而且不要让他知道你在这儿，否则他每天都会来，快点儿把他打发掉。我们还得干活呢。

外景，纨绔子弟住处的楼梯，白天

道格（受挫地）：他妈的出了什么事？

米克：要我去看看吗，道格？

道格：不，你这个愚蠢的笨蛋，呆着别动。（小声地）怎么了？

普兰克：快点儿，我可不想在这儿等上一天。

道格开始担心整个计划会前功尽弃。普兰克望着楼梯下面，冲道格挥挥手，以示安慰。

杰（画外）：好了，马上就来。

杰把铁门上锁后将大门打开。外面还有一道门，在那道门和铁门之间有一小段走廊。杰在铁门里面。外面大门和铁门之间的空间可以容纳两个人，必要的话，也可挤下三个人。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铁门，白天**

普兰克：我还以为你要我在外面站上一整天呢。

杰：我倒不知道你会烤肉，普兰克。

普兰克（自我解嘲地）：活到老，学到老。（然后大受打击）铁门现在锁上了，是吗？

杰：抱歉，现在得这样做生意了。这年头得小心着点儿。

普兰克：我知道。（突然很凶地小声道）现在闭嘴。再说一句，我就轰掉你的右腿，接下来就是左腿。

杰（大惑不解，以为是在开玩笑，直到看到了枪）：你在干什么，普兰克？

普兰克：你认为我在干什么？等等，你又在干什么？把锁打开，嗯！我说把那个该死的铁门打开。

杰承受不了这个阵势，吓得晕了过去，以一种极为古怪的姿势瘫倒在地。普兰克拼命寻找开铁门的钥匙。事情没有计划的那么顺利。同时，道格决定开始动手。

**外景，纨绔子弟住处的楼梯，白天**

道格：上！上！上！该死的，你们俩快上。

他们冲进开着的大门，结果重重地撞在普兰克身上。钥匙被撞飞，从普兰克的手里落到了铁门内侧。普兰克恼火地叫了起来，伸手想把它们够回。发现铁门上锁的道格大为不悦。由于大门和里面铁门之间空间有限，他们仍暴露在外。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铁门，白天**

道格（惊异地）：该死的门上锁了，你这个笨蛋。

普兰克：稍等，我拿到钥匙了。

他用枪把把钥匙勾了回来。

道格（看到一个失去知觉的人躺在脚边）：你把这个公子哥儿怎么了？

普兰克（慌乱地摸索着）：我没碰他，他自己晕倒了。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起居室，白天**

温斯顿：杰，外面出什么事了？（醒悟过来）去拿枪，查尔斯。我们被耍了。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前门，白天**

道格：把这个该死的门打开，普兰克。

普兰克一直摸索着试钥匙，但他过于紧张了，总也打不开锁。

普兰克（安慰自己，也安慰道格）：肯定是这把。

道格：把钥匙给我。

普兰克拿着的枪碰巧对着道格的肚子。

道格：枪别对着我，傻瓜，对着

里面。

米克已从包裹里把枪取出。道格转身吃惊地看着这件武器的型号。

道格：他妈的那是什么？

米克：是机关枪。

道格：你就不能带点实用的来？

“砰！”我们听到气枪发射的气弹打在铁门栏杆上的声音。

普兰克（试图显得更可怕一些）：都别动，否则我就杀了你们。

道格（对他的愚蠢感到惊奇）：你要杀谁，普兰克？里面根本没人。

我们又听到“砰”的一声，普兰克的脖子中弹。这使他真的陷入恐慌，认为大势已去。

普兰克（喉咙里咕哝作响）：他们开枪射我！

恐慌肆无忌惮地蔓延开。鲜血从普兰克指缝间流出来。

道格（无动于衷地）：那就射他们呀。

普兰克漫无目的地扫射。过道里满是烟，他们被烟雾包围了。几声咳嗽过后，陷入沉寂。

约翰：天哪，普兰克，你应该带无烟弹夹的，我他妈的什么都看不到了。

“砰！”一颗气弹正中约翰前胸。

约翰：啊，天哪，他妈的，我中弹了！

道格：我真他妈的不敢相信。你们就不能不中弹吗！坐下，约翰，你这个笨蛋，自己处理一下。那不过是该死

的气枪。

道格被机关枪发射的巨大声响打断。道格及其手下大为惊恐，捂住耳朵扑倒在地。枪声过后，道格抬头发现是米克干的。米克低头看着道格，以为会得到赞许，但未如愿。

道格：什么鬼东西？

米克：是机关枪。

道格：要敢再开枪，你就死定了，懂吗？

他声音颤抖，音量不大。随后，他提高了嗓门。他已经受够了，开始露出凶相。

道格：好了，小子们！

他把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杰拖过来当作盾牌，开始对纨绔子弟们喊话。

道格：首先，我要轰掉你们同伴的脚趾！

话音未落，杰的脚趾已被打烂。又是一阵烟雾，杰再次晕了过去，但狗急跳墙的道格不肯就此罢休。

道格：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在两分钟之内离开的话，就打开这该死的门，快点儿！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起居室，白天

查尔斯：如果开门，他可能会杀了我们。

温斯顿：唔，如果不开，杰就完了。他可不是闹着玩的。看他怎么对待杰的脚趾就知道了。

道格（画外）：好，现在轮到他的腿了。

温斯顿：好吧，他妈的好吧，我

就来。（转身悄悄地说）威利，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收拾点东西走，好吗。

威利带着困惑的表情悄悄溜走。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铁门，白天

道格：所有的同党都出来，这才



是好孩子。

温斯顿：这儿只有我们三个。

道格：你想让我把他的腿轰掉吗？第四个人在哪儿？

温斯顿：我是说真的，这儿只有我们三个。

道格：普兰克？

普兰克（咕哝道）：对，有一个出去了。

道格：好吧，把门打开。

说时迟，那时快，道格用枪托直击温斯顿的额头，然后将他拖向楼梯。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起居室，白天

道格：上，小伙子们，上，上。

他们来到楼上。

道格：约翰，把他们捆起来。普兰克，你跟我来。钱在哪儿？

普兰克：在那儿，在那些鞋盒里。

道格打开鞋盒，里面空空如也。如果眼睛能瞪死人，普兰克就一命呜呼了。

道格（用枪顶着温斯顿的头）：在哪儿？

温斯顿：在密室。

道格：大麻呢？

温斯顿：也在密室。

米克：指给我们看。

温斯顿：用什么指？

米克：你的手，

快点儿！

温斯顿：我指不了，我被捆住了。

米克：好吧，好吧，那就摇摇头或什么的。

道格：好了，普兰克，让保罗从车上下来吧。

普兰克用对讲机传达了道格的指示。

内景，纨绔子弟住处的密室，白天

门开着。威利拿着一把弯刀藏在门后。他闭上眼睛，壮着胆子，对着敌人下手，一刀正砍在米克的胳膊上。米克的机关枪走火，威利在努力将对方枪筒推向一边时失去了一根手指。他忍不住尖叫起来。

道格（冲着普兰克）：把你的刀给我。

道格想要终止这尖叫声，直奔声源而去。对道格的恐惧令威利闭上了嘴，他举着流血的手指，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刀尖抵住了威利的喉咙。

道格：够了！米克，你要干什么？

米克：你认为我要干什么？他差点把我的胳膊砍掉了。

当道格看到桌上堆着一摞摞钞票时，他的注意力转移了。

保罗（在门口，显然很吃惊）：我的天啊！这儿怎么了？

道格：闭嘴，你这个白痴。把袋子拿来了吗？都能装下吗？

保罗：好吧，真不少。我想车里装不下这么多。

道格：胡说，就算跑两趟你也得全部装走。

外景，纨绔子弟住处外面，白天

保罗出去装货时，一个交通警察出现了。

交通警察：已经给你开了一张罚单，先生，如果你现在还不把它挪开，我们就替你挪。

保罗：我很快就好。

交通警察：你在这儿已经停留十五分钟了。

意识到恳求无效的保罗觉得有必要采取其他办法来从速解决这个麻烦。他往街道两边瞟了瞟：没有危险。

保罗：看看，过来，看看。

交通警察：到底看什么？

保罗：我的货已经装了一半。

交通警察：那又怎样？

保罗：等把你也装进去，我就走。

他们来到货车后部，保罗将车的后门掀开。保罗在交通警察头部重重一击。交通警察栽倒在车厢里，晕了过去。保罗又迅速地环视一下四周，提起交通警察的双腿，将他推到货车深处。

内景，纨绔子弟的起居室，白天

普兰克：我的脖子呀，道格。

道格并无同情之色。

普兰克：那是最后一袋吗？

道格（转向米克）：你怎么样？没事吧？

米克：解决完了这个小杂种，我就没事了。

米克放下机关枪，抓起砍伤他的那把弯刀。

道格：声音别太大。

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格洛里亚一直坐在那里，纨绔子弟们已将她忘到脑后，道格一伙也没留意到她的存在，她显然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然而威利即将遭到不测，这促使她采取了行动。机关枪离她不远，她捡起枪，向已经受伤的米克一通乱射，瞬息之间几乎将他打成肉泥。格洛里亚找到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或许她也没有意识到的诀窍，那就是摧毁她对准的一切。有人跳起寻找掩体，温斯顿和其他人闭上眼睛，期望事情能有转机。最后，那把似乎有无数子弹的机关枪终于安静下来。所有人小心翼翼睁开眼睛的特写镜头。

大家露出宽慰的表情，尤其是纨绔子弟们。离她最近的道格站了起来，走到她面前，一拳打在她的下巴上。格洛里亚晕了过去。

道格：怎么回事？她打哪儿冒出来的？真该死。把她绑起来。我们离开这儿。

**外景，道格住处外面，白天**

贝肯：艾德，托我们翻过墙去。

贝肯把一扇窗户撬开。他面露喜色，示意大家翻过去。他们一直通过手机跟“肥皂”保持联系。

**内景，道格的住处，白天**

艾德：汤姆，那儿一切正常吗？

汤姆（在电话里）：正常。

艾德：我们到底该藏在哪儿？

艾德巡视这间空荡荡的、他们准备藏身其中的房间，耸了耸肩，然后去给自己泡了杯茶。

“肥皂”：你在干什么，艾德？

艾德：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肥皂”：不，我他妈的不要！你不能喝茶，艾德。

艾德：为什么？大英帝国就是靠茶起家的。

“肥皂”：那就看看它的下场吧。

艾德：如果你认为我不喝上一杯就肯上战场，那你就错了，伙计。

**内景，道格的货车上，白天**

道格转身赞赏地看着满满一车的收获。

交通警察：你们逃不掉的。

道格转身看到了那个不幸的交通

警察。

道格：保罗，那是什么？

保罗：交通警察。

道格（瞪着保罗）：他在车上干吗？

道格和其他人冷酷地看着可怜的交通警察。

保罗：他要报警。

保罗再次把他打晕。

道格：我们待会儿再来处置他。

**外景，道格住处外面，白天**

汤姆正在打手机。

汤姆：他们到了。

**内景，道格的住处，白天**

道格打开门，进入客厅，把两个袋子扔到地上，看到正在流血、喉咙里发着咕啾声的普兰克和揉着胸口的约翰，叹了口气，转身去拿其他袋子。开始行动。小伙子们从藏身处冲了出来。由于都戴着头罩，很难分清谁是谁。

贝肯：趴下，趴下，都他妈的趴下。

这个场面似曾相识。三人没做出任何反应，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一切。贝肯用枪托猛击道格，确立自己的主宰地位。道格咚地扑倒在地。普兰克也随即趴下。

**外景，道格住处外面，白天**

保罗走进来，看到情形不妙，扔下袋子就要跑。迎上来的汤姆一枪管砸在他的膝盖上。这甚至超出了预期效果，尖叫着的保罗被汤姆拖倒在地。一切相当顺利。

艾德：把他们捆起来，把嘴贴

上。钥匙呢，我需要钥匙。

道格：我会找到你的。

贝肯：你当然会，亲爱的。这儿，找找这儿。



艾德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钥匙。

艾德：把这儿处理好，然后到车上会合。

内景，道格的货车内，白天

一阵寂静。有几分钟，我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

汤姆：噢，天哪，还不赖，是吧？

“肥皂”：等我冷静下来，我会告诉你的。

艾德：贝肯，看看我们抢到了什么。

贝肯：我们来瞧瞧。天哪，东西真不少。只有天知道我们这儿有多少大麻。还有一大堆现金，还有一个……交通警察。

汤姆：一个什么？

贝肯：交通警察。瞧，这是什么？

他举起了交通警察的帽子。

汤姆：该死，艾德，我们车上有

个交通警察。

顿了一下。

贝肯：我想他还活着。他的什么地方好像在流血。他们抓个交通警察干什么？

艾德：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不需要他。遇到红灯时把他推下去。

内景，“短柄斧”的办公室，白天

“短柄斧”：你该去拜访一下我的年轻朋友了，克利斯。明天就到日子了，他们似乎还没回话，我现在不能坐视不管了，对吧，克利斯？

大克利斯：对，你不能。

内景，道格的住处，白天

道格挣脱捆绳，从头上拆去胶带，并将其他三人解开。

道格：该死的，该死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以为我找不到他们吗。我当然能找到。他们以为他们能逃掉，我才不会让他们如愿呢。我要宰了他们——这帮禽兽，在玩南非火轮游戏吗？我要烤了他们，剥他们的皮，把他们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内景，另一辆货车上，夜晚

两辆车挨着停在一起。艾德和小伙子们把最后一箱货物转移到新的货车上。

艾德：完事了，我们走吧。

“肥皂”：你认为把这些放到你家是好主意吗？

艾德：没别的地方可放了，他们绝对不会去那儿找的。总之，战斗结束，我们打了胜仗。

艾德递给汤姆一把大麻。

艾德：汤姆，把这些拿去给尼克，然后尽快脱手。

**内景，罗里·布雷克的办公室，夜晚**

尼克把大麻给罗里查验。兰尼走了进来。

兰尼：妈的……好得不能再好了。

罗里：那好，我买了。半价。

尼克：我认为他不会喜欢这个价钱的。你开价一公斤三千五，他答应了，你知道那是个好价钱。

罗里：昨天我说三千五，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现在是今天。（转身去看电视）明天的价钱是今天的一半。如果他想快点脱手，就得买账。现在，另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了，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他指向大门。尼克走了出去。

罗里：兰尼，把这个拿给白雪公主和三个小化学家。他们该看看这个。我需要他们的建议。

**外景，纨绔子弟的外面，夜晚**

罗里的手下兰尼和内森在纨绔子弟住处外面把车停下，好让他们查看一下这些大麻。我们这才知道，这些纨绔子弟是罗里·布雷克的人。

兰尼：等等！

内森：怎么了？

兰尼：这儿很不对劲。慢点儿进，内森。

内森：去你的，你这个小丑，你先进。

**内景，纨绔子弟的起居室，夜晚**

内森：该死！

被绑着的温斯顿扭动着。

温斯顿：看在上帝的分上，放我们出去。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夜晚**

艾德：嗯，今天收成不错。这些可以打发哈利了。

把厚厚一摞钞票推到一边。

“肥皂”：还剩多少？

汤姆：等一下，我们来数数看。

“肥皂”：这些大麻怎么办？

贝肯：呃，要不要抽一口？

将大麻将烟卷递给艾德。

艾德：我才不抽那鬼东西呢，给“肥皂”吧。我们现在干脆锁上门，来个一醉方休，如何？

**内景，罗里·布雷克的办公室，夜晚**

我们看到温斯顿、内森和兰尼的半个身子，他们像犯错的小学生一样站在罗里面前。

温斯顿：我们锁了铁门，但他们把一支枪伸了进来。可怜的杰中枪了。简直一团糟。

罗里逐渐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和事态的严重性。

罗里：如果你耍我，那可不仅是要你的命这么简单。

兰尼：一个女孩除掉了他们中的一个。他的样子有点惨。

温斯顿（骄傲地）：我们射中其中一人的喉咙。

罗里：想要我颁发一个奖章给你



吗？如果大麻找不回来，我就射中你的喉咙。

他顿了一下，搔了搔额头，稍微平静了一些，接着说道——

罗里：你射中的就是现在躺在那儿的那个吗？

温斯顿：不，是另一个。

罗里：那还差不多。他在哪儿？

温斯顿：他们把他带走了。他还活着。

罗里：嗯，你用什么射他的，气枪吗？

片刻尴尬的沉默，温斯顿露出“你怎么知道？”的表情。罗里明白了，他一拍前额。

温斯顿：我们是种大麻的，不是雇佣军。

罗里：那还用说。

又是一阵沉默，罗里在搜寻适当的词。令人压抑的寂静。

兰尼（愚蠢地）：会是谁干的？我们从哪儿下手，罗里？

罗里惊异地抬起头。

罗里：叫我“布雷克先生”！我今天是“布雷克先生”。你以为这只是个巧合？没那么多巧合，兰尼！这些该死的白种贼偷了我的东西，然后以为把它卖回给我是个不错的主意。他们比你还蠢，兰尼……如果那个尼克蠢得还待在这个星球上的话，把他马上抓到这儿来。

内景，道格的住处，夜晚

道格把他的手下召集在一起。

道格：我要你们搜遍整个房间，

把窃听器找出来。我要你们把它拆除。

约翰：那有什么用？即使有窃听器，也早被他们带走了。

道格：你现在才开始动脑筋是不是晚点儿，约翰？有这个可能，但也有用。搜完房间后，我要你们抓住这边所有的人渣，严刑拷打。我想知道是谁干的，否则就拿你们试问。

内景，杰狄酒吧，夜晚

各路人马均已上场。一场牌局正在进行，这次输了便被罚酒。酒保——“酒鬼”杰克——正坐在桌子上。他们马上就要醉得进入仙乡了。

汤姆：罗里·布雷克？

“酒鬼”杰克：对，我认识罗里。

接下来的部分有字幕。这是为了让所有人、甚至那些熟悉伦敦方言俚语的人也能跟上叙述的速度，就连汤姆都未必能跟上。就像前面曾出现过的警察局的片断那样，伴随画外的是相关场景的镜头。

“酒鬼”杰克（画外）：罗里生活中爱好多：黑人音乐、足球和钱。如果有人妨碍他享受这有限的乐趣，他就会除掉他。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罗里的电视坏了，他只好去酒吧看足球赛的结局。没人在看电视，所以他就换了台。一个胖子“脑子进水”了，他走过去把台换掉，跟他说“滚开，到别的地方看去”。罗里知道势必会有一场恶斗，但他不想错过比赛的结局。于是，他冷静地站了起来，拿起一个灭火器，从那些准备动手的家伙身边走过，将它重重地

放在门口。之后，他要了酒吧里最烈的酒，把台调了回来，继续看球赛。“真他妈的。”那个胖子说道。罗里往胖子身上喷了一口酒，然后把点着的火柴扔到胖子身上，胖子像个漏气的煤气管子一样烧了起来。罗里若无其事地回去继续看他的比赛。那个满身是火的人和他的同伴冲出去扑灭火焰，罗里兴致很高。他的球队也赢了，四比零。

#### 外景，杰狄酒吧，夜晚

过了一会儿，艾德看见黛茜突然溜了出去，他尽力追上去，跑到了大街上。黛茜已不见了踪影。

#### 内景，罗里·布雷克的办公室，白天

尼克正坐在罗里面前。他美滋滋的，没意识到情况有何不妙。

罗里：你的愚蠢或许正好能救你一命。

尼克（看上去被吓呆了）：呃。

罗里：别他妈的跟我“呃”，希腊小子！你那些愚蠢之极、不知死活的朋友怎么会认为可以偷我的大麻，然后又卖回给我？这是向我宣战吗？难道这是某种黑人听不懂的白人笑话吗？因为我他妈的一点都不觉得好笑，尼—古—拉—斯。

尼克：呃。

罗里：我有四个爱好，尼克。足球，音乐，钱和消灭所有阻挡我享受那有限乐趣的人……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我的地位，因为你不会傻到搔着屁股回到这儿来，还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但你知道这些人住在哪儿。

尼克脸色惨白，瞠目结舌，他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罗里：如果你敢隐瞒，我就杀了你。如果你敢骗我，或是我认为你在骗我，我也会杀了你。如果你忘了什么，我还会杀了你。实际上，你得非常努力才能保住你的小命，尼克。我希望你听懂我的话了。因为如果你没懂，我就杀了你。笨蛋先生，现在你可以说清楚了。

#### 内景，道格的住处，早晨

保罗、约翰和普兰克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在道格面前站成一排，道格眼眶发黑，十分恼火。

道格：那我们有点小麻烦了，对不对？

约翰：呃，对，我们有点小麻烦。

道格：实际上，那不仅是个小麻烦，对吧？可以说，这是麻烦中他妈的最大的麻烦，是吧？……它之所以成为麻烦里他妈的怪胎，是因为你们他妈的连谁对我们下的手都不知道，是吧？

普兰克：道格，我们忙了一晚上。不是这儿的人干的！我们把他们都按在墙上查问过了。

约翰：如果是这儿的浑蛋干的，



我们会知道的。

道格开始用手摀他们的头。

道格：即使是隔壁该死的邻居干的你们都不会知道，你们这些笨蛋！去找他们，听见没有！马上找到他们！现在滚出去，去找！出去！出去！

道格大发脾气，将普兰克推向墙壁。普兰克的头轻松撞穿了墙。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壁橱，早晨

满是灰尘的普兰克抬头看到一堆录音设备，困惑地眨着眼睛。

内景，杰狄酒吧，白天

从前一天晚上的宿醉中恢复过来。

贝肯：《疤面煞星》，我看过《疤面煞星》。要想知道怎么贩毒，你就去看《疤面煞星》！

艾德：那很鼓舞信心，确实如此。

汤姆：这个叫罗里·布雷克的家伙能付得起我们出的价钱。他不会为这点儿生意找我们麻烦的。他知道我们不好惹，谁愿意惹麻烦呢？

“肥皂”：我倒是愿意为五十万惹这个麻烦。

汤姆：你愿惹麻烦？你这个笨蛋。

“肥皂”：汤姆，你越胖，就越可悲。

艾德：上帝，你们能不能别打情骂俏了……把钱还给“短柄斧”之后，我们每人还能分到二十万镑。作为一天的收成还不错，我想你们也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内景，银幕一分为二，尼克住处，白天

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分割画面。心惊胆战的尼克拿起他的卡通造型电话。

尼克：干吗？

内景，迪安的住处，白天

迪安：这样接电话可不太好吧。

尼克：是你吗，迪安？

迪安：当然是了。

尼克：有何贵干？

迪安：你记得我卖给你的那些枪吧，我得要回来。

尼克：恐怕不可能。我想我见不到它们了。

迪安：我花钱买。

尼克：我知道你会的，但我想你没弄清楚。我再也见不到买枪的人或那些枪了。

盖瑞看着迪安。

迪安：要不回来了，那就没办法了。

内景，银幕一分为二，“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白天

片刻后，巴利在打电话。

巴利：你他妈必须把它们要回来！

内景，迪安的住处，白天

迪安：我们讲好了是要柜子里的所有东西。

巴利：不管是里面，还是该死的外面，我他妈才不管呢，你最好把那两支枪拿回来，否则……

迪安：嗯，巴利，怎样？

巴利：你听说过哈利·朗斯代尔



吗？要不就知道“用短柄斧把你钉在墙上”的哈利，他以剁手指著称？

迪安沉默片刻，面露忧色。

巴利：好，詹姆斯·邦德出击的时刻到了。那些枪是他的！当你跟魔鬼共舞时，就得跳到舞曲结束，明白我的意思吗？

“短柄斧”已经受够了。他从巴利手中抢过话筒，另一只手挥舞着那根臭名昭著的十五英寸黑色大阳具，继续向利物浦人施加压力。

“短柄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我，一半是我的耐心，而我的耐心已经去了医院。你们也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找到他们，拷打他们，杀了他们，然后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否则的话……你们……就有……大麻烦了。

“短柄斧”猛力挂断电话。迪安看着盖瑞，充满恐惧。

盖瑞：他是谁？

迪安：是可怕的“短柄斧”哈利。

盖瑞：天哪，我听说过他。

迪安：我们惨了。我们卖的枪是他的。必须把枪找回来。

迪安马上给尼克打电话。

迪安：别废话了，尼克。我到哪儿才能找到那些枪？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道格及其手下在壁橱所在的那面墙上挖了个大洞，他们爬了过来。道格正拿着一个他找到的大袋子。

约翰：道格，我找到了这些现金！

道格：愚蠢的浑蛋！数一数！

约翰：该死，道格，有很多。你不想到隔壁去数吗？

道格：不剥了这些行尸走肉的皮，我们就不去隔壁。到里面去数，我不想让他们一进来就看见你在数钱。

约翰：但……

道格（打断他）：这儿交给我们，你这个笨蛋。你们藏起来，把枪准

备好。等他们一进来，就开枪。

**内景，罗里·布雷克的办公室，白天**

罗里·布雷克正召集队伍，准备向艾德住处进军。

罗里：我们要干得漂亮。我要让伦敦灰暗的天空灿烂起来。我要血染那栋房子。温斯顿跟我们一起去，看能不能认出他们，之后我们就把属于我的东西搬回来。小心这些小子，他们有个小型军火库，他们不会舍不得用。现在你们知道该干什么了，对吗？

**外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大克利斯和小克利斯正等在外面。道格一伙在里面等艾德他们回来。罗里的队伍正向艾德住处进发。

**内景，罗里·布雷克的货车内，白天**

六个面色阴沉的黑人正在往枪里装弹药。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道格一伙也在装弹药，然后藏身在家具后面。道格正在侧室点钱，两支古董枪和其他财物一起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外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罗里的手下在艾德住处外面把车停下，然后倒退着接近艾德住处的大门。当大家都下去后，车厢后门打开了，兰尼（带着枪）准备好应付意外。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砰”的一声巨响，大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块头黑人，他端着一把体积更大的机关枪。里面好像

没人。这似乎有点虎头蛇尾。长时间的寂静，两伙人一时间似乎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罗里的手下越过机关枪进屋搜索。

普兰克（屏着呼吸）：他妈的怎么回事？

道格的手下十分不解，为什么这些家伙会要打破自家房门进来，还带着大杀伤力武器，并且看上去还要使用它们。切至沙发下普兰克视点的特写镜头。他能够看到无数双皮靴，并且皮靴的数量还在增加。最后，普兰克再也把持不住，他的手指抖得过于厉害，以至于——“砰！”

**外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我们从外面看到窗户被打烂，子弹如冰雹一样穿过。

**内景，艾德和贝肯住处的侧室，白天**

正在邻室点数战利品的道格完全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他迅速把装钱的袋子合上，抓起那两把古董枪，打开邻室的门，鲜血和烟雾喷溅进来，他赶紧把门关上。然后，他探查了一下窗户外面的逃跑路线，跳了出去。既保住了钱，又保住了命，道格看上去颇有点沾沾自喜，他每只手上举着一支古董枪，酷似墨西哥歹徒。

**外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正在观察这座房子的大克利斯对里面的混战颇感兴趣，他凑近一些，弯着身子仔细观瞧：看看迎面而来的是什么。

大克利斯：给我送东西来了，对

吧？

道格惊呆了。

大克利斯：来吧，快点儿，快点儿。

在道格有机会使用那两支古董枪之前，大克利斯已一手抓过一支，一头将道格撞倒在地。道格呻吟着，晕头转向。大克利斯打开袋子，看到满满一袋子钱，他拿着那两把枪走开了。

大克利斯：非常感谢。

来到车上，他把钱袋递给了儿子，古董枪放在车后座上。

大克利斯：数数钱，儿子，把你的安全带系上。

内景，利物浦人的车上，白天

迪安：跟上那辆车，盖瑞，他拿了那该死的枪。

内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艾德的住处已被打烂。似乎只有罗里和惊恐的温斯顿还活着。罗里把装着大麻的袋子扔到我的货车里，然后朝尸体中的一具踢了一脚。那是浑身是血的普兰克。

罗里：他是其中之一？

温斯顿点头确认。

罗里：算他走运了。

“砰！砰！”大出罗里的意料，普兰克手中的枪仍有子弹。罗里和普兰克同时向对方开枪，双双毙命。

内景，艾德车内（行进中），白天

汤姆、贝肯、艾德和“肥皂”看上去余醉未醒，艾德在驾驶。

汤姆：有六只黑公鸡在路边。他

们有几个嘴？

“肥皂”：六个。

汤姆：他们有几只翅膀？

“肥皂”：十二只。

汤姆：多少只脚？

“肥皂”：呃，嗯，十二只。

汤姆：对了。那小白猫有多少根胡须？

“肥皂”：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

汤姆：你怎么对黑“公鸡”/“鸡巴”所知甚多，而对白“猫咪”/“阴户”所知甚少？（英语中“公鸡”与“鸡巴”是同一个词[cock]，“猫咪”与“阴户”是同一个词[pussy]。——译者）

这个笑话被一辆急转弯的货车打断，这辆车差点撞上他们的车。小伙子们不满地抱怨着，之后，他们在艾德和贝肯住处外面把车停下，想把钱带上。

（注：在完成片中，此节已删）

外景，艾德和贝肯的住处，白天

贝肯：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查看着烟雾弥漫、血流遍地的房子。

“肥皂”：钱，大麻！

汤姆：真他妈的！我们现在怎么办？钱没了，大麻也没了，换成了一堆尸体。

“肥皂”：好了，别紧张，让我们好好想想。

艾德：废话！你愿意想多久就想多久吧。我就是紧张，我得逃了，伙计。



内景，“短柄斧”哈利办公室的走廊，白天

大克利斯刚要进“短柄斧”的办公室，门开了，约翰·德里斯科走了出来，带着严重的晒伤。

大克利斯：你好，约翰。假期愉快吗？

约翰·德里斯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克利斯。我已经把最后一分钱都还给他了。

大克利斯：我肯定你会的，没人控告你不诚实，约翰。

“短柄斧”（画外）：是你吗，克利斯？

内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白天

“短柄斧”：你是怎么把这些搞到手的？

他把一个阳具按摩器扔到一边，

意识到这就是他一直在找的枪，便拼命掩饰自己的兴奋。

大克利斯：是那些年轻人的。我知道你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想知道你是否想要？

“短柄斧”：呃，对，当然，我要了。

巴利：拿这些钱碰到麻烦了吗？

大克利斯：嗯，不是特别麻烦，但他们似乎冒犯了一些人。

“短柄斧”：钱数过吗？

大克利斯：数过，都在这儿了，一镑不差。

“短柄斧”：那么，他们本来是要付钱的？

大克利斯：好像是。但管他呢，那是个大好的机会。依我的经验，如果有机会，就不要错过。

“短柄斧”：干得好，克利斯。

大克利斯将酬金塞进衣服内侧口袋，走了出去。得到了枪，哈利欣喜若狂，不禁咯咯笑了起来。

**外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白天**

利物浦人看到大克利斯从“短柄斧”那儿出来，两手空空。

迪安：我们必须把那两把枪拿回来。

盖瑞：那太危险了，迪安。我们不知道住在里面的是谁。

迪安：听着，我不管住在里面的是谁，我只知道那总强过死在“短柄斧”手里。

盖瑞：那好，我们上吧。

**外景，艾德车内（车停着），白天**

“肥皂”：但愿这么做没错。

艾德：不然不是我老爸的酒吧没了，就是每天被剁掉一根手指。我得给他打电话。

贝肯：他才不在乎呢。

艾德：他当然会在乎。那本该是他的钱。至于他是否在乎我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把电话给我。

贝肯：想好怎么说，艾德。我们现在是如履薄冰啊。

**内景，“短柄斧”哈利办公室外的楼梯，白天**

两个利物浦人手里拿着枪，蹑手蹑脚爬上楼梯。面前只有一道门。迪安做好准备要把门踢开。盖瑞紧靠墙壁，瞄着那具有专业水准的一脚。

**内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白天**

哈利正在办公室里摆弄着他的枪。电话铃响了起来。

“短柄斧”：是你吗，小子？

艾德（在电话里）：我是艾德，你想找的是我吗？

“短柄斧”：今天该付钱了，对吧？

艾德（在电话里）：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

“短柄斧”：我猜也是。我收到五十万，就放在我面前，这意味着某个可怜的家伙损失了五十万。你肯定是触怒了几个人，孩子……但那不关我的事儿，对吧？我关心的是你的枪。我想跟你谈谈这件事。马上滚到我这儿来，我是说马上！

**内景，艾德车内，白天**

艾德沉吟片刻，放下电话。在别的小伙子看来，他显然受惊不小。

贝肯：怎么样？

艾德：什么怎么样？

汤姆（不耐烦地）：怎么样，他说什么了？

艾德：他说他认为我们已经把钱还他了，而他想跟我们谈谈枪的事……马上谈。

“肥皂”：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艾德：听着，如果枪在他手里，那钱可能也在他手里……我想我们应该去见他。

贝肯：我想你是神志不清了，伙计。你需要醒醒脑子。

**内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



室，白天

切入利物浦人踢门而入之前的情景。“短柄斧”一边放下电话，一边坐在他的桌子上，沉浸在得到枪的喜悦中。他给枪装上子弹，摆弄着，瞄向想象中的飞鸟。

门被突然踢开，一个利物浦人赫然站在门口。迪安混乱的头脑中掠过无数念头，其中多是后悔做出了踢门闯入这个决定：“该死，那他妈的是什么，他为什么端着枪！”“短柄斧”意识到站在门口的人可不是邮递员（他手持双枪，姿势就像《出租汽车司机》里的德尼罗）。两人浑然不知此时主雇双方见面了。“短柄斧”有效地订立了自己的死亡契约。沉默最终被现实打破。两人急忙扣动各自的扳机。双方子弹竞相射向各自预期的目标。古董枪枪管中的子弹倾膛而出，全部打进迪安的胸膛。这个利物浦人在火力冲击下飞向半空。迪安的一颗子弹也成功地找对路径，钻进

哈利的肩膀。盖瑞无力阻止这一暴行。他无助地看着自己的伙伴利落地从身边飞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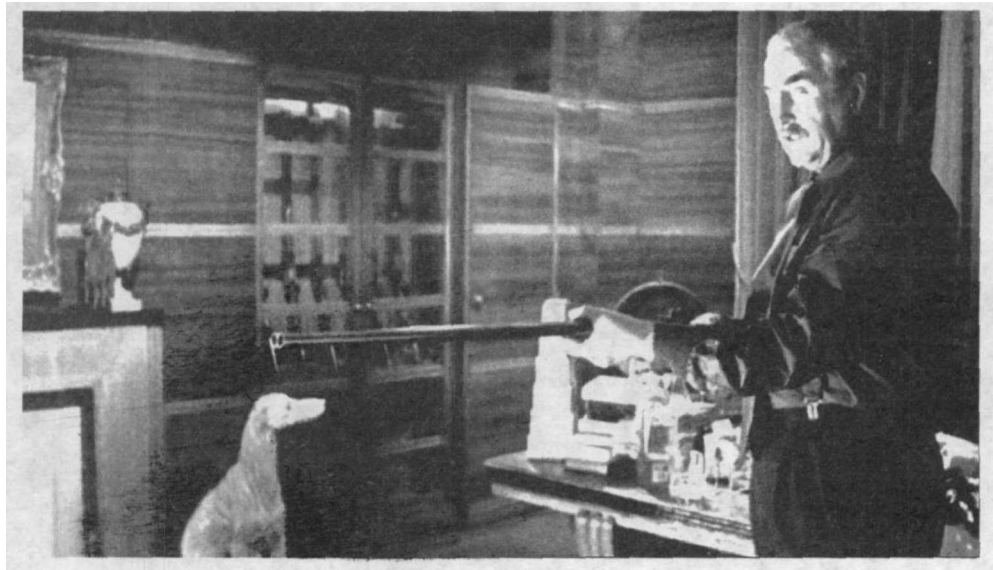
冲动或恐惧之下，盖瑞子弹上膛，连续发射，射穿此时已无子弹的“短柄斧”。“短柄斧”被打得飞过自己的办公桌。盖瑞进屋向已倒在桌后的“短柄斧”射了最后一枪，将他了结。这时我们发现，巴利正坐在门后的椅子上。利物浦人看不到巴利，巴利也看不到盖瑞的脸。巴利拿起身旁砧板上的短柄斧掷了过去，正中盖瑞后背。盖瑞转身疯狂射击，一颗子弹打中巴利腹部。这时他们两个才明白，这是个可怕的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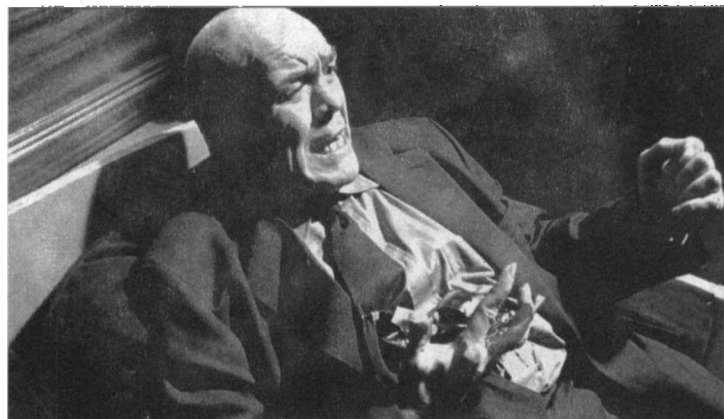
巴利/盖瑞：你在这儿干什么？

之后两人沉重地倒在地上，死去了。

外景，“短柄斧”哈利办公室外  
艾德停着的车上，白天

艾德：你跟我走，汤姆。





外景，“短柄斧”哈利办公室外/克利斯的车上，白天

大克利斯：活儿干得不错，儿子。这笔买卖让我们赚了不少。

当他把车钥匙插进点火器时，他的儿子没有应答。

汤姆：什么意思，我？

他们站在“短柄斧”楼下大门外，刚要按门铃，发现门开着。

内景，“短柄斧”哈利的办公室，白天

艾德：噢，上帝，别再来了。

两人暂时停下脚步，以鼓起勇气。他们走进“短柄斧”哈利的房间。这里仍烟雾弥漫。钱就在桌上。

汤姆：就这样，我走了。

艾德踮着脚尖走向装着钱的袋子。

艾德：汤姆，这是我们的袋子。

汤姆：……什么？

艾德：这是我们的钱，汤姆！……现在，我想我们该走了。

汤姆看到他的枪，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汤姆：到车上等我。我要拿回我的枪。

艾德：汤姆，别浪费时间了，我们走吧。

汤姆：到车上等我。

艾德：汤姆？

汤姆：我马上就好。

大克利斯：儿子？

道格：赚了不少，是吗？东西现在在哪儿？

我们看不到道格，但能看见一把刀的利刃抵在小克利斯喉咙前。道格正躺在车后座上。大克利斯审度着形势。

大克利斯：你在后面舒服吗，伙计？

道格：真他妈好笑。我要的东西在哪儿？

大克利斯：在办公室里。我把它留在办公室里了。

道格：那好，如果想见到你儿子活到下一个生日，那最好去把它从办公室里拿出来。现在快去，他妈的快去。

大克利斯：那好吧。

这个要求似乎并未使大克利斯过于为难。他耸了耸肩，发动汽车。

道格：你干什么？

大克利斯：嗯，开车三十秒就到，走得五分钟。

道格：你最好小心点儿。

大克利斯将车启动，扭头瞧了一眼，确认小克利斯已系好安全带，便开

车上路。他越开越快，直到道格的刀戳向他的肩膀。克利斯猛地向左打方向盘，重重地撞在近处一辆停着的车上。

“砰！”道格向前飞去，撞在挡风玻璃上。

内景，“短柄斧”哈利办公室外  
艾德停着的车上，白天

撞车之前的情景。

“肥皂”：哦，怎么了？

艾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再也没有哈利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了债务，如果没有债务，就没有麻烦，而且跟我们邻居之间的纠纷也没了，因为他们全都死了。如果这么说没错的话，我想我们并未做错事，那就意味着我们脱身了。

“砰！”大克利斯的车从后面撞上他们的车。装现金的袋子被撞飞，落在仪表盘上。小伙子们被撞得晕了过去。

内景，克利斯的车(此时已停下)，  
白天

大克利斯把刀从已昏厥的道格手中拿开，然后便把道格的头向仪表盘上猛撞，且乐此不疲。

大克利斯：从来、从来、从来没人像你对我这么粗鲁。

道格像个布玩偶一样被丢了出去。

内景，从侧室到审讯室，现在，  
回到影片开头的场景

我们透过一个双向玻璃镜（对于镜前的人只有镜子功能，对于镜后的人只有透明玻璃的功能）看过去。

瑟格：别以为我不想打发掉你；但在此之前，我得知道出了什么事，艾德。

艾德：如果你觉得被蒙在鼓里，那我简直就是在黑洞中，漆黑一片。

镜头一转，我们看到那个交通警察站在一个警察身边。交通警察沉默良久，仔细思考，最终，摇了摇头。

交通警察：不，不是他们一伙的。

于是，警察过去敲门。

内景，审讯室，白天

瑟格转头看着那个警察。他们走了出去，艾德一人留在那里。过了片刻，门猛地打开。

瑟格：好了，孩子，你可以离开这儿了！你不是想要离开这儿吗。

渐隐。

渐显。

内景，杰狄酒吧，夜晚

小伙子们都坐在酒吧里。艾德正在跟汤姆说话，汤姆饶有兴致地听着。

艾德：那个交通警察去太平间指认了道格和他的手下，所以我们就脱身了。他们没法定我们的罪，因为没有不利于我们的证据。

贝肯：除了那两把古董枪。

艾德：汤姆已经把他们处理掉了。

顿了一下，汤姆似乎因某事而局促不安。

“肥皂”：你确实把枪处理了，是不是，汤姆？

艾德看着显得更加局促的汤姆。

汤姆：我本想跟你谈这件事的。

贝肯：好，谈吧。

汤姆：嗯，确切地说，还没处理。实际上，我把它们放在车上了。我本来想，或许可以把他们卖回给“希腊人”尼克，但有点麻烦的是，我联络不到他。

贝肯：你这个笨蛋。

艾德：唯一能把我们同这桩罪案牵连在一起的东西就在你停在外面的车上？

汤姆：我们为那些枪付了七百镑。他们很难追查到你这儿，是吧？

“肥皂”：我认为不该为七百镑去冒险。

艾德：汤姆，去把那些枪扔到河里去。

贝肯：还有，把你自己也一块儿扔下去。

“肥皂”：马上去，汤姆！

顿了一下。

大家（异口同声）：马上去，汤姆！

汤姆显得有些郁闷地离开。

艾德：这个愚蠢的笨蛋。

大克利斯进来，走向吧台。

大克利斯：杰狄。

杰狄：克利斯。（顿了一下）你来收东西吗，克利斯？我欠你什么吗？

大克利斯：不。

杰狄：那我能为什么忙吗？

大克利斯：碰巧我能帮你点儿忙。

杰狄：什么？

大克利斯：我有些东西要给你。

哦，实际上，是给你的儿子。

杰狄：那么，好，我建议你去跟他谈。

小伙子们显得相当震惊。他正提着他们的袋子，他把袋子放在桌上，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惊异程度。

大克利斯：看来“短柄斧”低估了你们，并且似乎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是吧？我决定把你们的袋子还给你们。（顿了一下）你们是想说声“谢谢”吧。

艾德：谢谢。

大克利斯：现在你们让我面临一个难题。我再也没有雇主了。我还得养活自己和儿子，如果你们觉得不公平的话，可以来找我。但你们最好高举白旗，让我看清楚，否则那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去见人……我就说这些，是由衷之言。

大克利斯转身走了出去。小伙子们盯着袋子，然后面面相觑。

外景，杰狄酒吧，夜晚

大克利斯来到街上。我们看到一辆崭新的跑车，客座上坐着小克利斯。

大克利斯：那应该可以搞定那些家伙了。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放高利贷的生意，好吧，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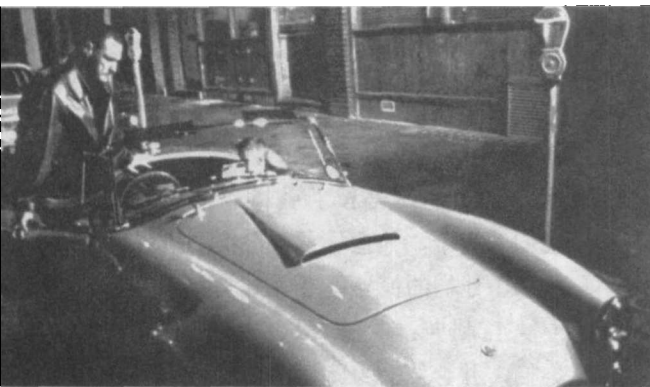
小克利斯：好的，爸爸。

大克利斯：那好，系上安全带。

内景，杰狄酒吧，夜晚

艾德上前去打开袋子。其他人仍呆若木鸡。艾德把袋子打开。

艾德：里面什么都没有！



“肥皂”：你说什么？

艾德：我是说它是他妈的空空的。

贝肯扑上去，盯着里面。他把手伸进去，拿出一个信封。他们显得颇为困惑。艾德摸了摸信封，撕开上面的封口。就在此时，银幕一分为二。

在另一个画面中，汤姆正在伦敦的一座桥上，车的行李箱敞开着。他颇为遗憾地看着枪，最后一次擦了擦它们。然后，他抱起枪，把它们放在桥栏杆上面。与此同时，艾德从信封里抽出苏富比拍卖行的猎枪宣传册。他们看上

去仍很困惑。他们把宣传册反转过来，认出了那些枪。渐渐地，他们开始翻页。

汤姆把枪推过桥栏杆：它们掉了下去。他准备离开，但不知何故又停了下来。他撤回脚步，瞥向桥的外侧，枪正落在桥的外沿上。

艾德看到了枪的标价：一组惊人的变焦推拉镜头在眼睛和标价之间切换。他们慌忙去拿各自手机。

此时，汤姆已爬到桥的外侧，一只手抓着桥栏杆。

艾德开始尖声叱责其他两人，让他们放下各自的电话，否则电话会一直占线。

汤姆现在一手抓着栏杆，一手拿到了枪。他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要想接电话，他要么扔掉手里的枪，要么放开抓栏杆的手。

定格。

(完)

